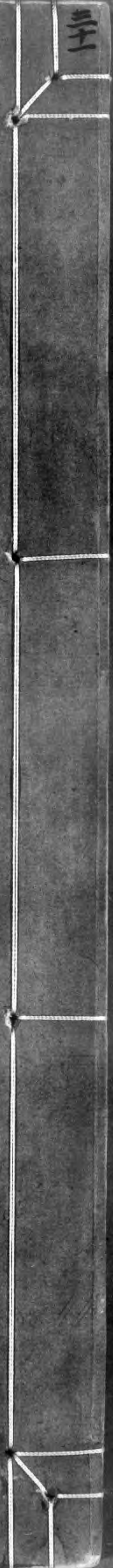


海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八十一

夢六

鬼神下

李進士

侯生

袁繼謙

邵元休

周藹

鄭起

朱拯

韋逮

鄭就

夢遊上

櫻桃青衣

獨孤遐叔

鬼神下

李進士

有進士姓李忘其名嘗夢見數人來追隨去至一城入門
有廳室宇宏壯初不見人李徑升堂側坐床角忽有一人
持杖擊已罵云何物新鬼敢坐王床李徑走出頃之門內

傳聲王出因見素衣人昇座所由引領入王問其何故盜
妹夫錢初不之悟王曰汝与他買馬合得二十七千汝須
更取三千此非盜耶須臾見緋衣人至為李陳謝此人尚
有命未合即留但令送錢還耳王限十五日計會不了當
更追對李既覺謂夢是誕事理不足信後十餘日有磨鏡
人至其家自云善占家人使占有驗鏡以白李李親至其
所問云何物小人誑惑諸下磨鏡者怒云買馬竊資王令
計會今限欲滿不還一錢王即追君君何敢罵國士也李
驚怪是夢中事因拜謝之問何由知此磨鏡云昨朱衣相
救者是君曾祖恐君更被追所以令我相報李言妹夫已
死錢無還所磨鏡云但施貧丐及散諸寺云為亡妹夫施
則可笑如言散錢亦不追也

出廣異記

侯生

上谷侯生者家于荆門以明經入仕調補宋州虞城縣尉
初娶南陽韓氏女五年矣韓氏嘗夕夢黃衣者數人召出
其門偕東行十餘里至一官署其宇下列吏卒數十輦軒
宇華壯人物極衆又引至一院有一青衣危冠方履狀甚
峻峙左右者數百几案茵席羅列前後韓氏再拜俄有一
婦人年二十許身長豐麗衣碧襦絳袖以金玉釵為首飾
自門而來稱盧氏謂韓氏曰妾与子仇敵且父子知之乎
韓氏曰妾一女子未嘗出深閨安得有仇敵耶盧氏色甚
怒曰我前身嘗為職官子誣告我罪而代之使吾擯斥草
野而死豈非仇敵乎令我訴于上帝且欲雪前身冤帝從
吾請汝之死不朝夕矣韓氏益懇欲以詞拒而盧氏喋喋

不已青衣者謂盧氏曰汝之冤誠如是矣然韓氏固未當死不可為也遂令吏出案牘吏曰韓氏餘壽一年青衣曰可疾遣歸無以留也命送出門行未數里忽悸而寤惡之不敢言自是神色慘沮若有疾者侯生訊之具以夢告後數月韓氏又夢盧氏者至其家謂韓氏曰子將死矣韓氏驚寤由是疾益加歲餘遂卒侯生竊歎異未嘗告于人後數年旅遊襄漢途次富水郡僚蘭陵蕭某慕生之善以女妻之及蕭氏歸常衣絳袖碧襦以金玉釵為首飾而又身長豐麗與韓氏先夢同生因以韓氏之夢告焉蕭氏聞之甚不樂曰妾外族盧氏妾自孩提時為伯舅見念命為已女故以盧為小字則君亡室之夢信矣

出宣室志

袁繼謙

殿中少監袁繼謙為交州推官東隣即牢城都知呂君之第呂以其第卑湫命卒削子城下土以培之削之既久遂及城身稍薄矣袁忽夢乘馬自子城東門樓上有人達意請推官登樓自柝子城使也與袁揖讓乃謂袁曰呂君修私第而削子城之土此極不可推官盍言之乎袁曰其雖忝賓僚不相統攝又曰推官既不言某自處置不一年呂公被軍寨中追之有過禁繫久而停職其宅今屬袁氏張沆嘗借居之

出玉堂閑話

邵元休

晉右司員外郎邵元休常說河陽進奏官潘某為人忠信明達邵与之善嘗因從容話及幽冥且惑其真偽仍相要云異日吾兩人有先物故者當告以地下事使生者無惑

焉後邵與潘別數歲忽夢至一處稍前進見東序下奕模
鮮華乃延客之所有數客潘亦與焉其間一人若大僚衣
冠雄毅居客之右邵即前大僚揖延邵坐碩潘亦在下坐
頗有恭謹之色邵因啓大僚公舊識潘某耶大僚唯而已
斯須命茶應聲已在諸客之前則不見有人送至者茶品
甚偉邵將啜之潘即目邵映身搖手止邵勿啜邵違其旨
乃止大僚復命酒酒亦應聲而至諸客之前亦不見執器
者罇筭古樣而偉大僚揖客而飲邵將飲之潘復映身搖
手而止之邵亦不敢飲大僚又命食即有餅餠下于諸客
之前馨香酷烈將食潘又止邵有頃潘目邵令去邵即告
辭潘白大僚曰某與邵故人今欲送出大僚頷而許之二
人俱出公署因言及頃年相要幽冥之事邵即問曰地下

如何潘曰幽冥之事固不可誣大率如人世但冥冥漠漠
愁人耳言竟邵辭而去及寤因訪潘之存歿始知潘已卒

矣
出玉堂
閑話

周藹

湘湖有大校周藹者居常與同門生姻好最厚每以時人
不能理命致不肖子爭財紛詬列于訟庭慨此為鑒乃相
約曰吾徒他年勿違其轍倘有不諱先須區分俾其不露
醜惡貽責後人也他日同門生奉職襄邸一夕周校夢見
揮霍告訴曰姨夫姨某前言已垂今為異物矣昨在通衢
急風所中已至不救但念家事今且來歸略要處理周校
忽然驚覺通夕不寐達明抵其家說之家人亦夢不旬日
凶問至矣自是傳靈語均財產戒子辭言妻善意勤殆一

月而去不復再來

出北夢瑣言

鄭起

進士鄭起謁荊州節度高從誨館于空宅其夕夢一人告許曰孔目官嚴光楚無礼意甚不平此夕又夢起異其事召嚴而說之嚴命巫祝求謝靡所不至莫知其由明年鄭生隨計嚴光楚愛其宅有小竹徑多方而致之終遷居不日以罪笞而停職竟不知其故

出北夢瑣言

朱拯

偽吳玉山主簿朱拯赴選至揚州夢入官署堂上一紫衣正坐旁一綠衣紫衣起揖拯曰君當以十千錢見与拯拜許諾遂寤頃之補安福令既至謁城隍神廟宇神像皆如夢中其神座後屋漏梁壞拯歎曰十千豈非此耶即以私

財葺之費如數

出松神錄

韋逮

江南戎帥韋逮自統軍除武昌節度使將行夢一朱衣人導從數十來詣逮曰聞公將鎮鄂渚僕所居在焉棟宇頽毀風雨不蔽非公不能為僕修完也逮許諾及至鎮訪之乃宋無忌廟視其像即夢中所見因新其廟祠祀數有靈

驗云

出松神錄

鄭就

壽春屠者鄭就家至貧嘗夢一人自称廉頗謂之曰可于屋東掘地取吾寶劍當令汝富然不得改業就如其言果獲之踰年遂富後洩其事於是失劍

夢遊上

櫻桃青衣

天寶初有范陽盧子在都應舉頻年不第漸窘迫嘗晨乘驢遊行見一精舍中有僧開講聽徒甚衆盧子方詣講筵倦寢夢至精舍門見一青衣携一籃櫻桃在下坐盧子訪其誰家因与青衣同餐櫻桃青衣云娘子往盧嫁崔家今孀居在城因訪近屬即盧子再從姑也青衣曰豈有阿姑同在一都而不往起居盧子便隨之過天津橋入水南一坊有一宅門甚高大盧子立于門下青衣先入少頃有四人出門与盧子相見皆姑之子也一任戶部郎中一任鄭州司馬一任河南功曹一任太常博士二人衣緋二人衣衣綠形貌甚美相見言叙頗極歡暢斯須引入北堂拜姑衣紫衣年可六十許言詞高朗威麗甚肅盧子畏懇

莫敢仰視令坐悉訪内外備諸氏族遂問見婚姻未盧子曰未姑曰吾有一外生女子姓鄭早孤遺吾妹養甚有容質頗亦令淑當為令平章計必允遂盧子即再拜謝乃遣迎鄭氏妹有頃一家並到車馬甚盛因檢曆擇日云後日大吉因与盧子定議姑云聘財函信礼席兒並莫憂吾悉与處置兒有在城何親故並抄名姓并其家弟兄三十餘家並在臺省及府縣明日下函其夕成結事事華盛殆非人間明拜席大會都城親表拜席畢遂入一院院中屏帷等皆極珍異其妻年可十四五容色美麗宛若神仙盧子心不勝喜遂忘家焉俄而不覺又及秋試之期姑曰礼部侍郎与姑有親必合極力更勿憂也是秋遂擢第又應宏詞姑曰吏部侍郎与兒子弟當家連官情分偏洽令渠為

兒必取高第及榜出又登甲科授祕書郎姑云河南尹是
姑堂外生令渠奏畿縣尉數月教授王屋尉遷監察轉殿
中拜吏部員外郎判南曹銓畢除郎中餘如故知制誥數
月即日遷禮部侍郎兩載知舉賞鑒平允朝廷稱之改河
南尹旋屬車駕還京遷兵部侍郎扈從到京除京兆尹改
吏部侍郎三年掌銓甚有美譽遂拜黃門侍郎平章事恩
渥綢繆賞錫甚厚作相五年因直諫忤旨改左僕射罷知
政事數月為東都留守河南尹兼御史大夫自婚媾後至
是經二十年有七男三女婚宦俱畢內外諸孫十餘後因
出行却到昔年逢携櫻桃青衣精舍門復見其中有講筵
下馬禮謁以故相之尊處端揆居守之重前後導從頗極
衆盛高自簡貴揮映左右升殿禮佛忽然昏醉良久不起
耳中聞講僧唱云檀越何久不起忽然夢覺乃見著白衫
服飾如故前後官吏一人亦無迴遑迷惑徐徐出門乃見
小豎捉驢執帽在門外立謂盧曰人驢并飢即君何久不
出盧訪其時奴曰日向午矣盧子惘然歎曰人世榮華窮
達富貴貧賤亦當然也而今而後不更求官達矣遂尋仙
訪道絕跡人世矣

獨孤遐叔

貞元中進士獨孤遐叔家于長安崇賢里新娶白氏女家
貧下第將遊劔南與其妻訣曰遲可周歲歸矣遐叔至蜀
羈栖不偶逾二年乃歸至鄠縣西去城尚百里歸心迫速
取是夕及家趨斜途疾行之既殆至金光門五六里天
已暝絕無逆旅唯路隅有佛堂遐叔止焉時近清明月色

如畫繫驢于庭外入空堂中有桃李十餘株夜深施衾憐
于西窓下偃卧方思明晨到家因吟詩曰近家心轉切不
敢問來人至夜分不寐忽聞牆外有十餘人呼聲若里胥
田叟將有供待迎接須臾有夫役數人各持畚鍤箕箒于
庭中糞除訖復去有頃又持床席牙盤蠟炬之類及酒具
樂器闐咽而至遐叔意謂必貴族賞會深慮為其斥逐乃
潛伏屏氣于佛堂梁上伺之鋪陳既畢復有公子女郎共
十數輩青衣黃頭亦十數人步月徐來言笑晏晏遂于庭
中間坐獻酬縱橫履舄交錯中有一女郎憂傷憔悴側身
下淚風韻若似遐叔之妻窺之大驚即下屋掀稍于暗處
迫而察焉乃貞是妻也方見一少年舉杯嗚之曰一人向
隅滿坐不樂小人竊不自量願聞金玉之聲其妻寃抑悲

愁若無所控訴而強置于座也遂舉金爵叔泣而歌曰今
夕何夕存沒耶良人去兮天之涯園樹傷心兮三見花滿
座傾聽諸女郎轉面揮涕一人曰良人非遠何天涯之謂
乎少年相顧大笑遐叔驚憤久之計無所出乃就階陞間
捫一大磚向坐飛擊磚墜至地悄然一無所有遐叔悵然
悲惋謂其妻死矣速駕而歸前望其家步步悽咽比平明
至其所居使蒼頭先入家人並無恙遐叔反驚愕疾走入
門青衣報娘子夢魘方寤遐叔至復妻卧猶未興良久乃
曰向夢与姊妹之黨相与翫月出金光門外向一野寺忽
為兇暴者數十曾与雜坐飲酒又說夢中聚會言語与遐
叔所見並同又云方飲次忽見大磚飛墮因遂驚魘殆絕
終寤而君至豈幽憤之所感耶

東出河記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八十一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八十二

夢七

夢遊下

元稹

段成式

邢鳳

沈亞之

張生

劉道濟

鄭昌圖

韓確

夢遊下

元稹

元相稹為御史鞠獄梓潼時白樂天在京與名輩遊慈恩
小酌花下為詩寄元曰花時同醉破春愁醉折花枝作酒
籌忽憶故人天際去計程今日到梁州時元果及褒城亦
寄夢遊詩曰夢君兄弟曲江頭也向慈恩院院遊驛吏喚
人排馬去忽驚身在古梁州千里魂交合若符契也

本出

詩事

段成式

段成式常言聞於醫曰歲氣陰多則夢數陽壯則少夢夢亦不復記夫瞽者無目則知夢者習也成式表兄盧有則夢看擊鼓及覓小弟戲叩門為街鼓也又姊婿裴元裕言群從中有悅隣女者夢效遺二櫻桃食之及覓核墜枕側李鉉者李子正辯言至精之夢則夢中之身可見如劉幽求見妻夢中身也則知夢不可以一事推矣愚者少夢不獨至人聞之騶皂百夕無一夢也

出酉陽雜俎

邢鳳

元和十年沈亞之始以記室從事隴西公軍涇州而長安中賢士皆來客之五月十八日隴西公與客期宴于東池

便館既半隴西公曰余少從邢鳳遊記得其異請言之客曰願聽公曰鳳帥家子無他能後寓居長安平康里南以錢質故豪洞門曲房之第即其寢而晝偃夢一美人自西楹來環步從容執卷且吟為古粧而高髻長眉衣方領繡帶被廣袖之襦鳳大悅曰麗者何自而臨我哉美人曰此妾家也妾好詩而常綴此鳳曰幸少留得觀覽於是美人授詩坐西床鳳發卷視首篇題之曰春陽曲終四句其後他篇皆類此數十句美人曰君必欲傳無令過一篇鳳即起從東廡下几上取彩箋傳春陽曲其詞曰長安少女翫春陽何處春陽不斷腸舞袖弓彎渾忘却羅帷空度九秋霜鳳卒吟請曰何謂弓彎曰妾昔年父母使教妾此舞美人乃起整衣張袖舞數拍為彎弓狀以示鳳既罷

美人悵然良久即辭去鳳曰願復少留頃吏問竟去鳳亦
尋覓昏然忘有所記及更於襟袖得其辭驚視復者所夢
事在貞元中後鳳為余言如是日日監軍使與賓府群伍
及宴隴西獨孤鉉范陽盧簡辭常山張又新武功蘇滌皆
歎息曰可記故亞之退而著錄明日客復有至者渤海高
元中京兆韋諒晉昌唐炎廣漢李瑀吳興姚合洎亞之復
與集於明玉泉因出所著以示之於是姚合曰吾友王生
者元和初夕夢遊吳侍吳王久之聞宮中出輦吹簫擊鼓
言葬西施王悲悼不止立詔門客作挽歌詞生應教為詞
曰西望吳王闕雲書鳳字牌連江起珠帳擇土葬金釵滿
地紅心草三層碧玉堦春風無處所悽恨不勝懷詞進王
甚佳之及寤能記其事王生本太原人也

出異聞集

一 沈亞之

太和初沈亞之將之邠出長安城客索泉邸舍春時晝夢
入秦王內史廖家內史廖奉亞之秦公召至殿前膝前席
曰寡人欲強國願知其方先生何以教寡人亞之以昆彭

齊桓對公悅遂試補中涓

秦官使佐西乞術伐河西

晉秦郊也

亞之帥將卒前攻下五城還報公大悅起勞曰大夫良苦
休矣居久之公幼女弄玉壻蕭史先死公謂亞之曰微大
夫晉五城非寡人有甚德大夫寡人有愛女而欲與大夫
備洒掃可乎亞之少自立雅不欲過幸臣畜之固辭不得
請拜左庶長尚公主賜金二百斤民間猶謂蕭家公主其
日有黃衣人中貴疾騎馬來延亞之入宮闈甚嚴呼公主
出鬢髮著偏袖衣裳不多飾其芳姝明媚筆不可模樣侍

女祇承分立左右者數百人召見亞之便館居亞之於宮
其門曰翠微宮宮人呼為沈郎院雖備位下大夫緣公主
故出入禁衛公主喜鳳簫每吹簫于翠微宮高樓上聲調
遠逸能悲人聞者莫自不廢公主七月七日生亞之常無
貺壽內史廖曾為秦以女樂遺西戎戎主与之水犀小合
亞之從廖得以獻公主主悅賞愛重結裙帶上穆公遇亞
之禮兼同列恩賜相望於道復一年春公之始平公主忽
無疾卒公追傷不已將葬咸陽原公命亞之作挽歌應教
而作曰泣葬一枝紅生同死不同金鈿墜芳草香繡滿春
風舊日聞簫處高樓當月中梨花寒食夜深閉翠微宮進
公公讀詞善之時宮中有出聲若不忍者公隨泣下又使
亞之作墓誌銘獨憶其銘曰白楊風哭兮石甃舞莎雜英
滿地兮春色煙和珠愁粉瘦兮不生綺羅深深埋玉兮其
恨如何亞之亦送葬咸陽原宮中十四人殉亞之以悼悵
過感被病猶在翠微宮然處殿外將室不入宮中矣居月
餘病良公已謂亞之曰本以小女相託父要不謂不得周
奉君子而先物故弊秦區小國不足辱大夫然寡人每見
子即不能不悲悼大夫盍適大國乎亞之對曰臣無狀肺
腑中公室待罪右庶長不能從死公主君免罪戾使得歸
父母國臣不忘君恩期日將去公命酒高會聲秦聲舞奏
舞舞者擊鼙拊鞀鳴鳴而音有不快聲甚怨公執酒亞之
前曰壽顧此聲少善願沈郎賡揚歌以塞別公命趣進筆
硯亞之受命立為歌辭曰擊鼙舞恨滿天光無處所淚如
雨欲擬著辭辭不成語金鳳銜紅舊繡衣幾度宮中同看

舞人間春日正歡樂日暮東風何處去歌卒授舞者雜其
聲而道之四座皆泣既再拜辭去公復命至翠微宮與公
主侍人別重入殿內時見珠翠遺碎階下窓紗依
然宮人泣對亞之亞之感咽良久因題宮門詩曰君王多
感放東歸從此秦宮不復期春景自傷秦喪主落花如雨
淚燕脂竟別去公命車駕送出函谷關出關已送吏曰公
命盡此且去亞之與別語未卒忽驚覺卧邸舍明日亞之
為友人崔九萬具道之九萬博陵人諳古謂余曰皇覽云
秦穆公葬雍橐泉宮下非其神靈憑乎亞之得秦時地志
如九萬言嗚呼弄玉既仙矣惡又死乎

出異聞集

張生

有張生者家在汴州中牟縣東北赤城坂以飢寒一旦別

妻子遊河朔五年方還自河朔還汴州晚出鄭州門到板
橋已昏黑矣乃下道取陂中逢路而歸忽於草莽中見燈
火熒煌賓客五六人方宴飲次生乃下馱以詣之相去十
餘步見其妻亦在坐中與賓客語笑方洽生乃蔽形於白
楊樹間以窺之見有長鬚者持盃請措大夫人歌生之妻
文學之家幼習詩禮甚有篇詠欲不為唱四座勸請乃歌
曰歎衰草絡緯聲切切良人一去不復還今夕坐愁髮如
雪長鬚云歌勞一杯飲訖酒至白面年少復請歌張妻曰
一之謂甚其可再乎長鬚持一等節云請置觥有拒請歌
者飲一鍾歌舊詞中笑語准此罰於是張妻又歌曰勸君
酒君莫辭落花徒繞枝流水無返期莫恃少年時少年能
幾時酒至紫衣者復持盃請歌張妻不悅沈吟良久乃歌

曰怨空閨秋日亦難暮夫婿斷音書遙天鴈空度酒至黑
衣胡人復請歌張妻連唱四三曲聲氣不續沉吟未唱間
長鬚拋觥云不合推辭乃酌一鍾張妻涕泣而飲復唱送
胡人酒曰切切夕風急露滋庭草濕良人去不回烏知掩
閨泣酒至綠衣少年持盃日夜已久恐不得從容即當睽
索無辭一曲便望歌之又唱云螢火穿白楊悲風入荒草
疑是夢中遊愁迷故園道酒至張妻長鬚歌以送之云花
前始相見花下又相送何必言夢中人生盡如夢酒至紫
衣胡人復請歌云須有艷意張妻低頭未唱間長鬚又拋
一觥於是張生怒捫足下得一尾擊之中長鬚頭再發一
尾中妻額間然無所見張君謂其妻已卒慟哭連夜而歸
及明至門家人驚喜出迎張君問其妻婢僕曰娘子夜來
頭痛張君入室問其妻病之由曰昨夜夢草莽之處有六
七人遍令飲酒各請歌奴子凡歌六七曲有長鬚者頻拋
觥方飲次外有發尾來第二中奴子額因驚蹙乃頭痛張
生因知昨夜所見乃妻夢也

出纂異記

劉道濟

先化中有文士劉道濟止於天台山國清寺嘗夢見一女
子引生入窓下有側柏樹葵花遂為伉儷後頻於夢中相
遇自不曉其故無何於明州奉化縣古寺內見有一窓側
柏葵花宛是夢中所遊有一客官人寄寓於此室女有美
才貧而未聘近中心疾而生所遇乃女之鬼也又有彭城
劉生夢入一倡樓與諸輩狎飲爾後但夢便及彼處自疑
非夢所遇之姬芳香常襲衣亦心邪所致聞於劉山甫也

出聞
奇錄

鄭昌圖

鄭昌圖登第歲居長安夜後納涼於庭夢為人毆擊擒出
春明門至合大路處石橋上乃得解遺其紫羅履一隻奔
及居而寤因言於弟兄而床前果失一履但令人於石
橋上追尋得之

出聞
奇錄

韓確夢化

越州有盧冊者舉秀才家貧未及入京在山陰縣顧頭村
知堰与表兄韓確同居自幼嗜鱸嘗憑吏求魚韓方寐夢
身為魚在潭有相忘之樂見二漁人乘艇張網不覺身入
網被取擲桶中覆之以葦復覩所憑吏就潭商價吏即揭
鯁貫綆楚痛殆不可忍乃至舍歷認妻子婢僕有頃寔堪
斯之苦若脫膚首落方覺神癡良久盧驚問之具述所夢
遽呼吏訪所市魚處洎漁子形狀与夢不差韓後入釋住
祇園寺時開城二年也

出酉陽
雜俎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八十三

巫厭呪附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八十三

巫厭呪附

巫

師舒禮

女巫秦氏

楊林

來俊臣

唐武后

阿來

雍文智

彭君卿

何婆

來婆

曾勒

阿焉婆

白行簡

許至雍

韋觀

高駢

厭呪

厭盜法

雍益堅

宋居士

巫

師舒禮

巴丘縣有巫師舒禮者晉永昌元年病死土地神將送詣
太山俗常謂巫師為道人初過冥司福舍前土地神問門
吏此云何所門吏曰道人舍也土地神曰舒禮即道人便
以相付禮入門見千百間屋皆懸簾置榻男女異處有念
誦者唱者自然飲食快樂不可言禮名已送太山而身不
至忽見一人八手四眼捉金杵逐禮禮怖走出神已在門
外遂執禮送太山太山府君問禮卿在世間何所為禮曰
事三萬六千神為人解除祠祀府君曰汝佞神殺生其罪
應重付吏牽去禮見一物牛頭人身持鉄叉捉禮投鉄床
上身躄焦爛求死不得經累宿備極宛楚府君問主者知
禮壽未盡命放歸仍誡曰勿復殺生淫祀禮既活不復作

巫師

出述
明記

女巫秦氏

咸熙五年宋武帝北討鮮卑大勝進圍廣固軍中將佐乃
遣使奉牲薦幣謁岱岳廟有女巫秦氏奉高人同縣索氏
之寡妻也能降靈宣教言無虛唱使者設禱因訪尅捷
之期秦氏乃稱神教曰天授英輔神魔所擬有征無戰最
爾小虜不足制也到來年二月五日當尅如期而三齊定
焉

出述
異記

揚林

宋世焦湖廟有一柏枕或云玉枕枕有小坼時單父縣人
揚林為賈客至廟祈求廟巫謂曰君欲好婚否林曰幸甚
巫即遣林近枕邊因入坼中遂見朱樓瓊室有趙太尉在
其中即嫁女与林生六子皆為秘書即歷數十年並無思

歸之志忽如夢覺猶在枕傍林愴然久之

出錄

來俊臣

唐載初年中來俊臣羅織告故庶人賢二子夜遣巫祈禱
星月呪詛不道拷楚酸痛奴婢妄証二子自証並鞭殺之
朝野傷痛浮休子張鷟曰下里庸人多信厭禱小兒婦女
甚重符書蘊慝崇奸構虛成實培土用血誠伊戾之故為
掘地埋桐乃江充之擅造也

出朝野
金載

唐武后

唐武后如洛至閭鄉縣東騎忽不進召巫者問之巫言晉
龍驤將軍王濬云臣墓在道南每為採樵者所苦聞大駕
至今故來求哀后敕去墓百餘步禁耕植今荆棘森然出

國朝
雜記

阿來

唐韋庶人之全盛日好厭禱并将昏鏡以照人令其迷亂
與崇仁坊邪俗師婆阿來專行厭魅平王誅之後徃徃於
殿上掘得巫蠱逆韋之輩為也

出朝野
金載

雍文智

唐韋庶人葬其父韋貞號鄴王葬畢葬官人賂見鬼師雍
文智詐宣鄴王教曰當作官人甚大艱苦宜與賞著綠者
與緋韋庶人悲慟欲依鬼教與之未處分間有告文智詐
受賄賂驗遂斬之

出朝野
金載

彭君卿

唐中宗之時有見鬼師彭君卿被御史所辱他日對百官
摠集詐宣孝和敕曰御史不存檢校去却中帶即去之曰

有敕与一頓杖大使曰御史不奉正敕不合决杖君卿曰
若不合有敕且放却御史裹頭仍舞蹈拜謝而去觀者駭
之出朝野
金載

何婆

唐浮休子張鷟為德州平昌令大旱郡符下令以師婆師
僧祈之二十餘日無効浮休子乃推土龍倒其夜雨足江
淮南好神鬼多邪俗病即祀之無醫人浮休子曾於江南
洪州停數日遂聞土人何婆喜琵琶卜与同行入郭司去
質焉其何婆士女填門餉遺滿道顏色充悅心氣殊高郭
再拜下錢問其品秩何婆乃調絃柱和聲氣曰个丈夫富
貴今年得一品明年得二品復年得三品更復年得四品
郭曰何婆錯品少者官高多者官小何婆曰今年減一品
明年減二品後年減三品更後年減四品更得五六年物
沒品郭大笑而起出朝野
金載

朱婆

唐崇仁坊阿來婆彈琵琶卜朱紫填門浮休子張鷟曾往
觀之見一將軍紫袍玉帶甚偉下一品細綾請一局卜來
婆鳴絃柱燒香合眼而唱東告東方朔西告西方朔南告
南方朔北告北方朔上告上方朔下告下方朔將軍頂礼
既告請甚多必細看以决疑惑遂即隨意文配之出朝
野金載

曾勤

唐曾勤任魏州館陶縣尉軟捕妖書人王直縣界歲失刺
史蔣鉄續奏請一百日捉不獲与中下考其時限已過半

有巫云少府必無事不用過憂後遇按察使邊冲寂奏奉
敕却奪刺史曾勤俸會十一月一十二日巡陵恩赦遂得
無事其時遣人分捕之王直不得又有日者云至某月某
日必獲王直反縛送來果有人於相州界捉得別一王直
以月日反縛送到推問逗遛不是畜妖書者遂却放之出
定命錄

阿馬婆

唐玄宗東封次華陰見嶽神數迎謁帝問左右左右莫見
遂召諸巫問神安在獨老巫阿馬婆奏云在路左朱鬣紫
衣迎候陛下帝顧笑之仍敕阿馬婆敕神先歸帝至廟見
神素韉俯伏殿庭東南大柏之下又召阿馬婆問之對如
帝問見帝加礼敬命阿馬婆致意而旋尋詔先諸嶽封為

金天王帝自書製碑文以寵異之其碑高五十餘尺闊丈
餘厚四五尺天下碑莫大也其陰刻扈從太子王公已下
官名制作壯麗鑄琢精巧無倫比

出開天
傳信記

白行簡

唐郎中白行簡大和初因大醉夢二人引出春明門外至
一新塚天將曉而回至城門店有鬻餅飢者行簡餒甚
方告二使者次忽見店婦抱嬰見使者便持一小土塊与
行簡令擊小兒行簡如其言擲之小兒便驚啼悶絕店婦
曰孩兒中惡令人召得一女巫至焚香彈琵琶召請曰無
故也小魍魎為患耳都三人一是生鬼求酒食耳不為祟
可速作飢飢取酒遂巡陳設巫者拜謁二人与行簡就坐
食飽而起小兒復如故行簡既寤甚惡之後逾旬而卒

出

異記

許至雍

許至雍妻某氏儀容淡雅早歲夭歿至雍頗感歎每風景
閑夜笙歌盡席未嘗不歎泣悲嗟至雍八月十五夜於庭
前撫琴既月既久忽覓簾屏間有人行吁嗟數聲至雍問
曰誰人至此必有異也良久聞有人語音乃是亡妻云若
欲得相見遇趙十四莫惜三貫六錢至雍驚起問之乃無
所見自此常記其言則不知趙十四是何人也後數年至
雍閑遊蘇州時方春見少年十餘輩皆婦人裝乘畫舫將
謁吳太伯廟許生因問曰彼何人也而衣裙若是人曰此
州有男巫趙十四者言事多中為土人所敬伏此皆趙生
之下輩也許生問曰趙生之術所長者何也曰能善致人
之鬼耳許生乃知符其妻之說也明日早詣趙十四具陳
懇切之意趙生曰某之所致者生魂耳今召死鬼又令生
人見之其義不為不知君得否知即君有重念之意又神
理已有所合某安得不為召之乃計其所費之直果三貫
六百耳遂擇良日於其內洒掃焚香施床几於西壁下於
簷外結壇場致酒脯呼嘯舞拜彈胡琴至夕令許君處於
堂內東隅趙生乃於簷外垂簾卧不語至三更忽聞庭際
有人行聲趙生乃問曰莫是許秀才夫人否聞吁嗟數四
應云是趙生曰以秀才誠意懇切故敢相迎夫人無怪也
請夫人入堂中逡巡似有人揭簾見許生之妻淡服薄粧
拜趙生徐入堂內東向而坐許生涕泗嗚咽曰君行若此
無枉橫否妻曰此皆命也安有枉橫因問兒女家人及親

舊聞里等事往復數十句許生又問人間尚佛經呼為功德此誠有否妻曰皆有已又問冥間所重何物春秋真身無不得然最重者漿水粥也趙生致之須臾粥至向口如食收之復如故許生又曰要功德否妻云某平生無惡豈有罪乎足下前与為者亦已盡得良父趙生曰夫人可去矣恐多時即有譴謫妻乃出許生相隨泣涕曰願惠一物可以為記妻泣曰幽冥唯有淚可以傳於人代君有衣服可投一事於地許生脫一汗衫置之於地其妻取之於庭樹前懸一樹枝以汗衫蔽其面大哭良久揮生却許生掛汗衫樹枝間若乘空而去許生取汗衫視之淚痕皆血也許生痛悼數日不食廬永著幽居蘇州識趙生趙生名何蘇州人皆傳其事

出異記

韋觀

唐太僕卿韋觀欲求夏州節度使有巫者知其所希忽詣韋曰其善禱祝星神凡求官職者能必應之韋不知其誑詐令擇日夜深于中庭備酒果香燈等巫者乘醉而至請韋自書官階一道虔啓醮席既得手書官銜仰天大呼曰韋觀有異志令我祭天韋合族拜曰乞山人無以此言百口之幸也凡所說用財物盡与之時崔侃充京兆尹有府囚叛獄謂巫者是其一輩里胥詰其衣裝忽異巫情窘乃云太僕卿韋觀曾令我祭天我欲陳告而以家財求我非竊盜也既當申奏宣宗皇帝召觀至殿前獲明免狀復召宰臣謂曰韋觀城南士族軒蓋承家昨為求官遂招誣謗無令酷吏加之罪憊其師巫便付京兆處死韋貶潘州司

馬出雲溪友議

高駢

唐高駢常誨諸子曰汝曹善自為謀吾必不吝俗物死入四片板中以累於汝矣及遭畢師鐸之難與諸甥姪同坎而瘞焉唯駢以舊氈包之果符所言後呂用之伏誅有軍人發其中堂得一石函內有桐人一枚長三尺許身被桎梏口貫長釘上疏駢鄉貫甲子官品姓名為厭勝之事以是駢每為用之所制如有助焉出效乱志

厭呪

厭盜法

厭盜法七日以鼠九枚置籠中埋于地秤九百斤土覆坎深各二尺五寸築之令堅固雜五行書曰亭部地上土塗

竈水火盜賊不經塗屋四角鼠不食蚕塗倉第鼠不食稻

以塞塙百鼠種絕出酉陽雜俎

雜益堅

唐雍益堅云主夜神呪持之有功德夜行及寐可已恐怖

惡夢呪曰婆娑婆演底出酉陽雜俎

宋居士

唐宋居士說擲骰子呪云伊帝弥帝弥揭羅帝念滿十萬遍彩隨呼而成出酉陽雜俎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八十四

幻術一

客隱遊

天毒國道人

騫霄國畫工

營陵人

扶婁國人

徐登

周矜奴

趙侯

天竺胡人

鞠道龍

陽羨書生

侯子光

客隱遊

魏安釐王觀翔鵠而樂之曰寡人得如鵠之飛視天下如芥也客有隱遊者聞之作木鵠而獻王王曰此有形無用者也夫作無用之器世之奸民也召隱遊欲加刑焉隱遊曰大王知有用之用未悟無用之用也今臣請為大王翔之乃取而騎焉遂翻然飛去莫知所之也

出異苑

天毒國道人

燕昭王七年沐骨之國來朝則中天毒國之一名也有道術人名戶羅問其年云百四十歲荷錫持瓶云發其國五年乃至燕都善術惑之術於其指端出浮圖十層高三尺及諸天神仙巧麗特絕列幢蓋鼓舞繞塔而行人皆長五六分歌唱之音如真人矣戶羅歎水為霧閣數里間俄而後吹為疾風霧雨皆止又吹指上浮圖漸入空中又張口向日則見人乘羽蓋駕螭鵠直入於口內復以手抑膏上而聞衣袖之中車轉雷震更張口則見向羽蓋螭鵠相隨從口中而出戶羅常坐日中漸漸斃其形小或化為老叟或變為嬰兒倏忽而死香氣盈室時有清風來吹之更如向之形生說術惑神怪無窮

出王子年拾遺

騫霄國畫工

秦始皇元年騫霄國獻刻玉善畫工名喬使含丹青以漱地即成魑魅及鬼怪祥物之像刻石為百獸之形毛髮宛若真矣皆銘其臆前記以年月又以絹畫地方寸之內四瀆五岳列國之圖又為龍鳳騫霄若飛皆不得點作目睛必飛走也始皇嗟曰刻畫之形豈能飛走使以淳漆各點兩玉虎一眼睛旬日則失之不知何所在山澤人云見二白虎各無一眼相隨而行毛色形相異於常見者至明年西方獻兩白虎皆無一眼始皇發檻示之疑是先所失者乃刺殺之檢其臆前果是元年刻玉虎也

出王子年拾遺

營陵人

漢北海營陵有道人能令人与已死人相見其同郡人婦死已數年聞而往見之曰願令我一見亡婦死不恨矣道

人曰卿可往見之若聞鼓聲即出勿留乃語其相見之制於是與婦言語悲喜恩情如生良久聞鼓音聲恨恨不能得住當出戶時奄閉其衣裾戶間掣絕而去至後歲餘此人身亡室家葬之開塚見婦棺蓋下有衣裾神出搜記

扶婁國人

南垂有扶婁之國其人善能機巧變化易形改服大則與雲霧小則入纖毫綴金玉毛羽為衣服能吐雲噴火鼓腸則如雷霆之聲或為巨象獅子龍蛇犬馬之狀或為虎口中生人或於掌中備百獸之樂婉轉屈曲於指間人形或長數分或復數寸神倏怪忽術麗於時樂府皆傳此伎至末代猶學焉得麗得精代代不絕乃俗謂之婆侯伎則扶婁之音訛耳出拾遺

徐登

閩中有徐登者女子化為丈夫與東陽趙炳並善方術時遭兵亂相遇於溪各矜其所能登先禁溪水為不流晒次禁枯柳為生梯二人相視而笑登年長師事之後登身故取置器中傳以示人視之舌半尤在既而還取合續之有頃如故不知其實斷否也常取絹布與人各執一頭中斷之已而取兩段合祝之絹布還連續故一體也又取書紙及繩縷之屬投火中眾共視之見其燒爇了盡乃撥灰舉而出之故向物也神出搜記

鞠道龍

葛洪云余少所知有鞠道龍善為幻術向余說古時事有東海人黃公少時為幻能乘地御虎佩赤金為刀以絳繒

東髮立與雲霧坐成山河及衰老氣力羸憊飲酒過度不能行其術秦末有白虎見於東海黃公以赤刀厭之術既不行為虎所殺三輔人俗用以為戲漢朝亦取以為角抵之戲焉

出西京雜記

陽羨書生

東晉陽羨許彥於綏安山行遇一書生年十七八卦路側云脚痛求寄彥鵝籠中彥以為戲言書生便入籠籠亦不更大書生亦不更小宛然與雙鷺並坐鵝亦不驚彥負籠而去都不覺重前息樹下書生乃出籠謂彥曰欲為君薄設彥曰甚善乃於口中吐一銅盤奩子奩子中具諸肴饌海陸珍羞方丈器皿皆是銅物氣味芳香世所罕見酒數行乃謂彥曰向將一婦人自隨今欲暫邀之彥曰甚善又

於口中吐一女子年可十五六衣服綺麗容貌絕倫共坐宴俄而書生醉卧此女謂彥曰雖與書生結好而實懷外心向亦竊將一男子同來書生既眠暫喚之願君勿言彥曰甚善女人於口中吐出一男子年可二十三四明穎可愛仍與彥叙寒溫書生卧欲覺女子吐一錦行障書生仍留女子共卧男子謂彥曰此女子雖有情心亦不盡向復竊將一女人同行今欲覓見之願君勿泄言彥曰善男子又口中吐一女子年二十許共讌酌戲調甚久聞書生動聲男曰二人眠已覺因取所吐女子還納口中須臾書生處女子乃出謂彥曰書生欲起更吞向男子獨對彥坐書生後起謂彥曰暫眠遂又君獨坐當悒悒耶日已晚便與君別還復吞此女子諸銅器悉納口中番大銅盤可廣

二尺餘與彥別曰無以藉君與君相謝也太元中彥為蘭臺令史以盤餉侍中張散散看其題云是漢永平三年所作也出續齊諧記

侯子光

安定人侯子光弱冠美姿儀自稱佛太子從大秦國來當王小秦國易姓名為李氏依鄠爰赤眉家頗見其妖狀事微有驗赤眉信之妻以二女轉相扇惑京兆樊綏竺龍嚴謹謝樂等聚眾數千於杜陽山稱大皇帝改元龍興立官屬大將軍鎮西石廣斬平之子光頸無血十餘日面色如

生

出錄異記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八十四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八十五

幻術二

宋子賢

胡僧

沮珍儉

葉道士

河南妖主

涼州妖主

明崇儼

劉靜妻

昇師

李慈德

葉法善

羅公遠

北山道者

東明觀道士

東岩寺僧

荆術士

楚僧難陀

太白老僧

宋子賢

隋煬帝大業九年唐縣人宋子賢善為幻術每夜樓上有光明能變作佛形自稱弥勒佛出世又懸鏡於堂中壁上畫為地獸形有人來禮謁者轉其鏡遣觀未生像或作蛇獸形子賢輒告之罪業當更禮念乃又轉形示之遠近惑

信聚數千百人遂潛作亂事洩官捕之夜至逸其所居但見火坑兵不敢進其將曰此地素無坑止妖妄耳及進復無火遂擒斬之

出五行記

胡僧

唐貞觀中西域獻胡僧梵術能死人能生人太宗令於飛騎中取壯勇者試之如言而死如言而生帝以告太常少卿傅弈弈曰此邪法也臣聞邪不犯正若使呪臣必不能行帝召僧呪弈弈對之無所覓湏臾胡僧忽然自倒若為所擊便不復蘇矣

出國朝雜記

沮珍儉

唐咸亨中趙州沮珍儉有妖術懸水瓶於梁上以刀破之繩斷而瓮不落又於空房內塞閉門置一瓮水橫刀其上人良久入看見儉支解五段水瓮皆是血人去之後平復如初冬月極寒石曰水凍呪之拔出售卜於信都市日取百錢蓋君平之法也後被人糾告引向市斬之顏色自若了無惧命紙筆作詞精采不撓

出朝野金載

葉道士

唐陵空觀葉道士呪刀盡力斬病人肚橫桃柳於腹上桃柳斷而內不傷後將桑刀斫一女子應手兩段血流遍地家人大哭道士取續之噴水而呪湏臾平復如故

出朝野金載

河南妖主

唐河南府立德坊及南市西坊皆有胡妖神廟每歲商胡祈福烹猪殺羊琵琶鼓笛酣歌醉舞酹神之後募一胡為

妖主看者施錢並与之其妖主取一橫刀利同霜雪吹毛
不過以刀刺腹刃出於背仍亂擾腸肚流血食頃噴水呪
之平復如故此蓋西域之幻法也

出朝野
金載

梁州妖主

唐梁州妖神祠至祈禱日妖主以利鉄從額上釘之直洞
腋下即出門身輕若飛頃更數百里至西妖神前舞一曲
即却至舊妖所方拔釘一無所損卧十餘日平復如初莫
知其所以然也

出朝野
金載

明崇儼

唐明崇儼有術法大帝試之為地窖遣妓奏樂引儼至謂
曰此地嘗聞絃管是何祥也卿能止之乎儼曰諾遂書二
桃符於其上釘之其聲黯然上笑喚妓人問云見二龍頭

張口向下遂怖惧不敢奏樂也

上大悅
出朝野
金載

劉靜妻

唐蜀縣令劉靜妻患病正諫大夫明崇儼診之曰須得生
龍肝食之必愈靜以為不可得儼乃書符乘風放之上天
須臾有龍下入瓮水中剔取肝食之而差大帝盛夏須雪
及枇杷龍眼子儼坐頃間往陰山取雪至嶺取果子並到
食之無別時四月瓜未熟上思之儼索百錢將去頃更得
一大瓜云緱氏老人園內得之上追老人至問之云土埋
瓜擬進適看唯得百錢耳儼獨卧堂中夜被刺死刀子仍
在心上敕求賊甚急竟無蹤緒或以為儼役鬼勞苦被鬼
殺之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信哉

出朝野
金載

鼎師

唐則天朝有髡師者瀛博野人有奇行太平公主進之則天試之以銀甕盛醬一斗髡師以匙抄之須臾即竭則天欲與官昂曰情願出家即與剃頭後則天之復辟也昂曰如來螺髻菩薩宝首若能修道何必剃除遂長髮使張潛杖一百不廢行動亦無瘡痍時人莫測

出朝野金載

李慈德

唐大定年中有妖妄人李慈德自云能行符書厭則天於內安置布豆成兵馬畫地為江河與給使相知削竹為鎗纏被為甲三更於內反宮人擾亂相投者十二三羽林將軍楊玄基聞內裏聲斗領兵弊閤而入殺慈德閹宦數十人惜哉慈德以厭為容以厭為喪

出朝野金載

葉法善

唐孝和帝令內道場僧與道士各述所能久而不決玄都觀葉法善取胡桃二升并殼食之並盡僧仍不伏法善燒一鐵鉢赫赤兩手欲合老僧頭上僧唱賊袈裟蒙頭而走孝和撫掌大笑

出朝野金載

羅公遠

唐道士羅公遠幼時不慧遂入梁山數年忽有異見言事皆中敕追入京先天中皇太子設齋遠從太子乞金銀器物太子靳固不與遠曰少時自取太子自封署房門須臾開視器物一無所見東房先封閉往視之器物並在其中又借太子所乘馬太子怒不與遠曰已取得來見於後園中放在太子急往櫪上檢看馬在如故侍御史袁守一將

食器數枚就羅公遠看年命奴擎衣襟在門外不覺須臾
在遠公衣箱中諸人大驚莫知其然出朝野
金載

北山道者

唐張守珪之鎮范陽擅州密雲今有女年十七姿色絕人
女病踰年醫不愈密雲北山中有道者衣黃衣在山數百
年稱有道術令自至山請之道人既至与之方女病立已
令喜厚其貨財居月餘女夜卧有人与之復而私焉其母
至女則昏魘及明人去女復如常如是數次女惧告母毋
以告令乃移床近己夜而伺之竟床動掩焉擒一人遽命
灯至乃北山道者令縛而訊之道者泣曰吾命當終被惑
乃尔吾居北山六百餘年未嘗到人間吾今垂千歲矣昨
蒙召殷勤所以到縣及見公女意大悅之自抑不可於是

往來吾有道術當晝日能隱其形所以家人不見今遇此
厄夫復何言令竟殺之出紀
聞

東明觀道士

唐開元中宮禁有美人忽夜夢被人邀去縱酒密會極歡
而歸歸輒流汗倦怠後因從容奏於帝帝曰此必術士所
為也汝復往但隨宜以物識之其夕熟寐飄然又往美人
半醉見石硯在前乃密印手文於曲房屏風之上寤而具
啓帝乃潛以物色令於諸宮觀中求之果於東明觀得其
屏風手文尚在所居道士已遁矣出開天
傳信記

東岩寺僧

博陵崔簡少敏慧好異術嘗遇道士張元肅曉以道要便
後神物坐通变化唐天宝二載如蜀郡郡有呂誼者遇簡

而厚幣以遺意有所為簡問所欲乃曰有女絕代未嘗見人閨帷之中一夕而失意者明公蘊非常之術願知所捕瞑目無恨矣簡曰易耳即於別室夜設几席焚名香以降神靈簡令呂生仗劔於戶若胡僧來可執之求女慎無傷也簡書符呵之符飛出食頃間風聲拔樹發屋忽聞一甲卒進曰神兵備願王所用簡曰主人某日失女可捕來卒曰唯東山上人每日以呪水取人得非是乎簡曰若然可速捕來卒去須臾還曰東山上人聞之駭怒將下金剛伐君奈何簡曰無苦又書符飛之倏忽有神兵萬計皆奇形異狀執劔戟列庭俄而西北上見一金剛來長數十丈張目叱簡兵簡兵俯伏不敢動簡按劔步於壇前神兵忽隱即見金剛駭走久之無所見忽有一物豬頭人形著豹

皮小禪云上人願起居仙官簡踞坐而命之紫衣胡僧趨入簡讓曰僧盜主人女安敢妄有役使僧初拒詐呂生忽於戶間躍出執而充之僧迫不隱即曰伏矣貧道行大力法蓋聖者致耳非僧所求今即歸之無苦相逼向非仙官之命君豈望乎願令聖者取來俄頃見豬頭負女至冥然如睡簡曰宜取井花水為挑湯洒之即醒遂自陳云初睡中夢一物豬頭人身攝去不知行近遠至一小房中見胡僧相凌問是何處乃云天上也便禁閉無得出是夜有兵騎造門豬頭又至云崔真人有命方得歸然某來時私於僧房門上塗少脂粉有三指跡若以此尋可獲呂生厚遺簡而陰求僧門所記餘數月遊東岩寺入曲房忽見指跡於問右扇邊追之僧宿昔已去莫知所之寺與呂生居處

可十里有餘耳

出通
山記

荆術士

唐大曆中荆有術士從南來止於陟岵寺好酒少有醒時因寺中大齋會人衆數千術士忽曰余有一枝可代打丸盧珠之歡也乃合彩色於一器中擲步抓目徐祝數十言方飲水再三噉壁上成維摩問疾变相五色相宣如新寫者半日餘色漸薄至暮都滅唯金粟綸巾鷲子衣上一花經兩日猶在

出西陽
雜俎

梵僧難陀

唐丞相魏公張延賞在蜀時有梵僧難陀得如幻三昧入水火貫金石變化無窮初入蜀時与三少尼俱行或大醉狂歌或將斷之及僧至且曰某寄迹桑門別有藥術因指

三尼此妙歌管成將反敬之遂留連為辦酒肉夜會客与之劇飲假禡禱中鈿黛妓其三尼及坐含睇調笑逸態絕世飲將闌僧謂尼曰可為押衙踏某曲也因徐進對舞曳緒迴雪迅赴摩趺技又絕倫也良父曲終而舞不已僧唱曰婦女風耶忽起取成將佩刀衆謂酒狂驚走僧乃拔刀斫之皆路於地血及數尺成將大惧呼左右縛僧僧笑曰無草草徐舉尼三枝筇杖也血乃酒耳又常在飲會令人斷其頭釘耳於柱無血身坐席上酒至瀉入頸瘡中面赤而歌手復抵節會罷自起提首安之初無痕也時時預言人凶衰皆謎語事過方曉成都有百姓供養數日僧不欲住閉關留之僧因走入壁間百姓遽牽漸入唯餘袈裟角頃亦不見來日壁上有畫僧焉其狀形似明日色漸薄積

七日空有黑跡至八日黑跡亦滅僧已在彭州矣後不知所之

出西陽雜俎

太白老僧

大唐中有平陽路氏子性好竒少從道士遊後廬於太白山嘗一日有老僧叩門路君延坐與語久之僧曰檀越好竒者然未能臻玄奧之樞徒為居深山中莫若襲輕裘馳駿馬遊朝市可不快平生志寧能與麋鹿為伍乎路君謝曰吾師之言若真有道者然而不能示我玄妙之跡何為張虛詞以自炫耶僧曰請弟子觀我玄妙之縱言訖即於衣中出一合子徑寸餘其色黑而光既啓之即以身入俄而化為一鳥飛

冲天

出宣室志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八十六

幻術三

張和

胡媚兒

中部民

板橋三娘子

閩司法

長樂里人

陳武振

海中婦人

畫工

張和

唐貞元初蜀郡豪家子富擬卓鄭蜀之名姝無不畢致每按圖求之媒盈其門常恨無可意者或言坊正張和大俠也幽房閨稚無不知之盍以誠投乎豪家子乃以金帛夜詣其居告之張和欣然許之翌日與豪家子皆出西郭一舍入廢蘭若有大像踰然與豪家子昇像之座和引手捫佛乳揭之乳壞成穴如椀即挺身入穴引豪家子臂不覺同在穴中道行數十步忽覩高門崇墉狀如州縣和叩門

五六有九髻婉童迎拜曰主人望翁來久矣有頃主人出紫衣具帶侍者十餘見和甚謹和指豪家子曰此少君子也汝可善待予有切事須返不坐而去言訖已失和所在豪家子心異之不敢問主人延於中堂珠璣緹繡羅列滿目具陸海珍膳命酌侍妓交鬟撩髻縹若神仙其舞杯閃毬之令悉新而多思有金器容數升雲擊鯨口鈔以珠粒豪家子不識問之主人笑曰此次皿也本擬伯雅豪家子竟不解至三更主人忽顧妓曰無廢歡笑予暫有所適揖容而起騎從如州牧列炬而出豪家子因私於墻隅妓中年差暮者遽就謂曰嗟乎君何以至是我輩已為所掠醉其幻術歸路永絕君若要歸但取我教受以七尺白練戒曰可執此候主人歸詐祈事設拜主人必答拜因以練蒙

其頸將曙主人還豪家子如其教主人投地乞命曰死姬負心終敗吾事今不復居此乃馳騎他去所教妓即與豪家子居二年忽思歸妓亦不留大設酒樂餞之飲闌妓自持錘開東墻一穴亦如佛乳推豪家子於墻外乃長安東墻下遂乞食方達蜀其家失已多年意其異物道其初始

信出酉陽雜俎

胡媚兒

唐貞元中揚州坊市間忽有一技術丐乞者不知所從來自稱姓胡名媚兒所為頗甚怪異旬日之後觀者稍稍雲集其所丐求日獲千萬一旦懷中出一琉璃瓶子可受半升表裏烘明如不隔物遂置於席上初謂觀者曰有人施與滿此瓶子則足矣瓶項細如葦管於是有人與之百錢

投之琤然有聲則見瓶間大如粟粒衆皆異之復有人與之千錢投之如前又有與萬錢者亦如之俄有好事人與之十萬二十萬皆如之或有以馬馱入之瓶中見馬皆如蠅大動行如故須臾有度支兩稅綱自揚子院部輕貨數十車至駐觀之以其一時入或終不能致將他物往見謂官物不足疑者乃謂媚兒曰爾能令諸車皆入此中乎媚兒曰許之則可綱曰且試之媚兒乃微側瓶口盡喝諸車輅相繼悉入瓶中歷歷如行蟻然有頃漸不見媚兒即跳身入瓶中綱乃大驚遽取攢破求之一無所有從此失媚兒所在後月餘日有人於清河北逢媚兒部領車乘趨東平而走是李師道為東平帥也

東出河記

中部民

唐元和初有天水趙雲客遊廊時過中部縣僚有燕吏擒一人至其罪不甚重官僚欲縱之雲醉固勸加刑於是杖之累月雲出塞行及蘆子關道逢一人邀之言疑日暮延雲下道過其居去路數里於是命酒偶酌既而問曰君省相識耶雲曰未嘗此行實昧平生復曰前某月日於中部值君某遭罹橫罪與君素無讐隙柰何為君所勸因被重刑雲遽起謝之曰其人吾望子久矣豈虞於此獲刷小耻乃令左右拽入一室室中有大坑深三丈餘坑中唯貯酒糟十斛剥去其衣推雲於中飢食其糟渴飲其汁於是昏昏幾一月矣仍縛出之使人蹙頰鼻額揆揆其手指肩髀皆改舊形提出風中倏然疑定至於聲韻亦改遂以賤隸畜之為烏延驛中雜役累歲會其弟為御史出按

靈州獄雲以前事密疏示之其弟言於觀察使李銘由是發卒討尋盡得奸宄乃復滅其黨臨刑亦無隱匿云前後如此變改人者教世矣

出獄異志

板橋三娘子

唐升州西有板橋店店婦三娘子者不知何從來寡居年三十餘無男女亦無親屬有舍數間以鬻餐為業然而家甚富貴多有駟畜往來公私車乘有不逮者輒賤其估以濟之人皆謂之有道故遠近行旅多歸之元和中許州客趙季和將詣東都過是宿焉客有先至者六七人皆據便榻季和至最後得深處一榻榻隣比主人房壁既而三娘子供給者甚厚夜深置酒與諸客會飲極歡季和素不飲酒亦預言笑至二更諸人醉倦各就寢三娘子歸室閉闔

息燭人皆熟睡獨季和展轉不寢隔壁聞三娘子悉率若動物之聲偶於隙中窺之即見三娘子向覆器下取燭挑明之後於中箱中取一副耒耜并一木牛木偶人各六六七寸置於竈前含水嚙之二物便行走木人則牽牛駕耒耜遂耕林前一席地來去數四又於箱中取出一裹蕎麥子受與木人種之須臾生花發麥熟令木人收割持踐可得七八升又安置小磨子磴成麵訖却收木人子於箱中即取麵作燒餅數枚有頃雞鳴諸客欲發三娘子先起點燈置新燒餅於食床上與客點心季和心動遽辭開門而去即潛於戶外窺之乃見諸客圍林食燒餅未盡忽一時踣地作駟鳴須臾皆變駟矣三娘子盡驅入店後而盡沒其貨財季和亦不告於人私有慕其術者後月餘日季和

自東都回將至板橋店預作蕎麥燒餅大小如前所見既至復寓宿焉三娘子歡悅如初其夕更無他客主人供待愈厚夜深殷勤問所欲季和白明晨發請隨事點心三娘子曰此事無疑但請穩睡半夜後季和窺之見一依前所為天明三娘子具盤食果寘燒餅數枚於盤中訖更取他物季和乘間走下以先有者易其一枚彼不知覓也季和將發就食謂三娘子曰適會某自有燒餅請徹去主人者留待他賓即取已者食之方食次三娘子送茶出來季和曰請主人嘗客一片燒餅乃棟所易者与嗽之終入口三娘子擦地駢聲即立變為駢甚壯健季和即乘之兼盡發其中箱木人木牛等然不得其術試之不成季和乘策所變駢周遊他處未嘗阻失日行百里後四年乘入閩

至華岳廟東五六里路傍忽見一老人拍手大笑曰板橋三娘子何得作此形骸因捉駢謂季和曰彼雖有過然遭君亦甚矣可憐許請從此放之老人乃從駢口鼻邊以兩手劈開三娘子自皮中跳出宛復舊身向老人拜訖走去更不知所之

出河東記

閩司法

鄆州司法閩某有傭婦人姓鈕閩給其衣食以充驅使年長謂之鈕婆并有一孫名萬兒年五六歲同來閩氏妻亦有小男名封六大小相類閩妻男常与鈕婆孫同戲每封六新製衣必易其故者与萬兒一旦鈕婆忽怒曰皆是小兒何貴何賤而彼衣皆新而我兒得舊甚不平也閩妻怒曰此我子尔孫僕隸耳吾念其与我子年齒類故以衣

之奈何不知分理自此故衣亦不復得矣鈕婆笑曰二子何異也閨妻又曰僕隸那与好人同鈕婆曰審不同某請試之遂引封六及其孫悉納於裙下着地按之閨妻驚起奪之即兩子悉為鈕婆之孫形狀衣服皆一不可辨乃曰此即同矣閨妻大惧即与司法同祈請懇至曰不意神人在此自此一家故事不敢以舊禮相待矣良久又以二子致裙下按之即各復本形閨妻乃移別室居鈕婆厚待之不復使役積年閨氏頗厭忌私欲害之令妻以酒醉之司法伏户下以鐵擊之正中其腦有聲而倒視之乃栗木長數尺夫妻大喜命斧碎而焚之適及鈕婆自室中出曰何即君戲之酷也言笑如前殊不介意邳州之人知之閨不得已將白於觀察使入見次忽有一閨司法已見使言說

形狀無異閨遂歸及到家堂前已有一閨司法先歸矣妻子莫能辨之又哀祈鈕婆涕泣拜請良久漸相近却成一入自此其家不復有加害之意至數十年尚在閨氏之家亦無患耳

出文
怪集

長樂里人

唐宝曆中長樂里間有百姓劊臂數十人環矚之忽有一人白襪傾首微笑未十步百姓劊血如刃痛苦次骨食頃出血斗餘衆人疑走向觀者所為令其父從而求之其人

西陽
雜俎

陳武振

唐振州民有陳武振者家累萬金為海中大豪華象玳瑁

倉廩數百先是西域賈船漂溺至者因而有焉海中人善
呪術俗謂得年法凡賈船經海路與海中五郡絕遠不幸
風漂失路入振州境內振民即登山被髮以呪咀起風揚
波船不能去必漂於所呪之地而止武振由是而富招討
使韋公幹以兄事武振武振沒入公幹之室亦竭矣

荒雜錄

海中婦人

海中婦人善厭媚北人或妻之雖蓬頭偃僕能令男子酷
愛死且不悔苟棄去北還浮海蕩不能進乃自返

出後荒雜錄

畫工

唐進士趙顏於畫工處得一軟障圖一婦人甚麗顏謂畫
工曰世無真人也如何令生其願納為妻畫工曰余神畫

也此亦有名曰真真呼其名百日晝夜不歇即必應之應
則以百家綵灰酒灌之必活顏如其言遂呼之百日晝夜
不止乃應曰諾急以百家綵灰酒灌之遂活下步言笑飲
食如常曰謝君召妾妾願事箕箒終歲生一兒兒年兩歲
友人曰此妖也必與君為患余有神劍可斬之其夕乃遺
顏劍劍終及顏室真真乃泣曰妾南岳地仙也無何為人
畫妾之形君又呼妾名既不奪君願君今疑妾妾不可住
言訖攜其子却上軟障嘔出先所飲百家綵灰酒觀其障
唯添一孩子皆是畫焉

出聞奇錄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八十七

幻術四

侯元

功德山

襄陽老叟

青城道士

蜀都婦人

侯元

侯元者上黨郡銅鞮縣山村之樵夫也家道貧窶唯以鬻薪為事唐乾符己亥歲于縣西北山中伐薪回憩谷口傍有巨石巍然若厦屋元對之太息恨已之勞也聲未絕石轟然豁開若洞有一叟羽服烏帽髯髮如霜曳杖而出元驚愕遽起前拜叟曰我神君也汝何多歎可于吾法中取富但隨吾來叟復入洞元後之行數十步廓然清朗田疇砥平多植異花芳草數里過洪溪碧湍流苔鴛鷓沂泗其上長梁大橋如晴虹焉過溪北見左右皆喬松脩篁高門

渥丹臺榭重複叟引元之別院使止小亭上簷楹階砌皆
竒室煥然及進食行觴目所未覩也食畢叟退少頃二童
揖元詣便室具湯浴進新衣一襲冠帶竟復導至亭止叟
出命僕設淨席于地令元跪席上叟授以祕訣數千言皆
變化隱顯之術元素蠢慙至是一听不忘叟戒曰汝雖有
少福合于至法進身然面有敗氣未除亦宜謹密自固若
圖謀不軌禍必喪生且歸存思如欲謁吾但至心扣石自
當有應門者元因拜謝而出仍命一童送子既出洞穴遂
泯然如故視其樵蘇已失矣至家其父母兄弟驚喜曰去
一句謂已碎于虎狼之吻元在洞中但如一日耳又訝其
服粧華潔神氣激揚元知不可隱乃与其家人具言之遂
入靜室中習熟其術暮月而術已成能變化百物役召鬼
魅草木土石皆可為步騎甲兵于是悉收鄉里勇悍者為
將卒出入陳旌旂幢蓋鳴鼓吹儀比列國焉自稱曰賢聖
其官屬有三老左右弼左道將軍等號每朔望必盛飾往
謁神君神君戒無稱兵若固欲舉事宜待天應至庚子歲
已聚兵數千人縣邑恐其變乃列上黨帥高公潯命都
將以旅討之元馳謁神君請命神君曰既言之矣但當偃
旗卧鼓以應之彼見兵威若是必不敢肉薄而攻我也慎
勿輕出接戰元唯諾心計以為我竒術制之有餘且小者
不能抗後有大者若之何復示衆以不武也既歸令其黨
戒嚴是夜出兵去元所據險三十里見步騎戈甲蔽山澤
甚難之明方陣以前元領千餘人直突元先勝後敗酒酣
被擒至上黨繫之府獄嚴兵圍守旦視枷穿中燈臺耳失

元所在夜分已達銅鞮往詣神君謝罪神君怒曰庸奴終
違我教今日雖幸而免斧鑕亦行將及矣非吾徒也不顧
而入鬱悒趨出後復謁神君虔心扣石石不為開矣而其
術漸歇猶為其黨所說是秋率徒掠并州之太谷而并騎
適至圍之數重術既不神遂斬之于陣其黨与散歸田里
焉出三水
小續

功德山

唐巢寇將亂中原汴州有妖僧功德山有妖術遠近桑門
皆歸之至于士庶無不降附者能于紙上画神鬼放入人
家令作禍祟幻惑居人通宵繼晷不能安寢或致人疾苦
及命功德山贈金作法則患立除之又画紙作甲兵夜夜
于街坊嘶鳴騰踐城郭天明即一無所見又多画其犬而
焚祝之夜則鳴吠相咬噬于街衢居人不得安眠命而贈
之即悄無影響人既異其術起附者愈衆又滑州亦有一
僧頗善妖術与功德山无異公私頗患之時中書令王鐸
鎮滑臺遂下令曰南燕地分有災宜善禳之遂自公衙至
于諸軍營開啓道場延僧數千人僧數不足遂牒汴州請
功德山一行徒衆悉赴之遂以幡花螺鈸迎至衙赴道場
之夕分選近上名德入于公衙其餘并令散赴諸營禮懺
泊入營悉鍵門而坑之方袍而死者數千人衙中只留功
德山已下酋長訊之並是巢賊之黨將欲自二州相應而
起咸命誅之出王氏
見聞錄

襄陽老叟

唐井華者襄陽鼓刀之徒也嘗因遊春醉卧漢水濱有一

老叟叱起謂曰觀君之貌不是博徒者我有一斧與君君持此造作必巧妙通神他日慎勿以女子為累華因拜受之華得此斧後造飛物即飛造行物即行至于上棟下宇危樓高閣固不煩餘刃後因遊安隨間止一富人王枚家枚知華機巧乃請華臨水造一獨柱亭工畢枚盡出家人以觀之枚有一女已喪夫而還家容色殊麗罕有倫比華既見深慕之其夜乃踰垣竊入女之室其女甚驚華謂女曰不從我必殺汝女荏苒同心焉其後每至夜竊入女室中他日枚潛知之即厚以賂遺遣華華察其意謂枚曰我寄君之家受君之惠已多矣而復厚賂我我異日無以為答我有一巧妙之事當作一物以奉君枚曰何物也我無用必不敢留華曰我能作木鶴能令飛或有急但乘其鶴

可千里之外也枚既未嘗聞因許之華即出斧斤以木造成飛鶴一雙唯未成其目枚怪問之華曰必須君齋戒始成之能飛若不齋戒必不飛尔枚遂齋戒其夜華盜其女俱乘鶴而歸襄陽至曙枚失女求之不獲因潛行入襄陽以事告州牧州牧密令搜求果擒華州牧怒杖殺之所乘鶴亦不能自飛

出蒲湘記

青城道士

偽蜀青城山道士能幻術往往入錦城施其法有所獲即潛挈歸洞穴或聞其行甚穢官吏中有識者願惡之後于都城誘引富室及勳貴子弟皆潛而隨之或于幽僻宅院中洒掃焚香設榻張陳帷幌則獨于室內作法或召西王母或巫山神女或麻姑鮑姑神仙皆應召而至乃与之盃

饌寢處生人無異則令學者隙而窺之歡笑罷則自簾帷前躡雲而去又于空中化出金樓衆皆觀之焉惑衆頗甚時民間少年膏粱子弟滿城如狂少主知其妖惑使人擒之累月不獲後有人報云已出笮橋門去因使人逐之乃以猪狗血齋行至青城路上三十餘里及之遂傾血沃之不能施其術及下獄訊之云年年採民家處子住山中行黃帝之道死于岩穴者不知其數豪貴之家頗遭淫穢所通詞款指責達之門甚多少主不欲彰其惡以潛殺之

氏見

蜀都婦人

元和中嘗因暇日出蜀都東郭門見二人踞坐江岸排治舟艦方怒篙櫓者且呼且斗忽有婦人衣布襦拜于前有所乞焉其人盛怒且叱之久而不去將加毆擊婦人乃退傍江岸佇立四顧久之以手推腰引步直視二客船其船即似有物牽拽飄然而逝直抵大岸應時粉碎財貨悉皆溺之于水二人大駭疑婦人所為欲擒之已亡去矣

人閑

出野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八十八

妖妄一

蔡誕

須曼都

馬太守

鄴城人

紇干狐尾

李恒

惠範

史宗玄

嶺南淫祀

賀玄景

瀛州婦人

薛懷義

胡僧寶嚴

胡超僧

調猫兒鸚鵡

駱賓王

馬七姨

姜撫先生

蔡誕

蔡誕好道廢家業晝夜誦黃庭太清中經觀天節解之屬
謂道盡于此矣其家患之已亦慙悔忽棄家言我仙道成
矣因走入深山賣薪以易衣三年不堪苦而還家黑瘦骨
立欺家云吾但為地仙位卑為老君收數十龍有一班龍

五色老君嘗與吾後與仙人博戲輸此龍為此見謫送吾
付崑崙下芒鋤芝草三四頃皆生細石中多菴穢甚苦當
十年乃得後會倕倕子喬來案行吾首許之並為吾作力
得免也出抱朴子

須曼都

蒲坂有須曼都者曰在山中三年精思有仙人來迎我乘
龍昇天龍行甚疾頭昂尾低令人在上危怖及到天上先
過紫府金林玉几晃晃昱昱真貴處也仙人以流霞一杯
飲我輒不飢渴忽然思家天帝前謁拜失儀見斥未還令
更自修責乃可更往昔淮南王劉安昇天見上帝而箕坐
大言自稱寡人遂見謫守天廁三年吾何人哉河東因號
曼都為斥仙人出抱朴子

馬太守

興古太守馬氏在官有親故人投之求恤焉馬乃令此人
出住外詐云是神人道士治病無不下手立愈又令辨士
遊行為之虛聲云能令盲者登視瞽者即行于是四方雲
集赴之如市而錢帛固已山積矣又教諸來治病者雖不
便愈其當告人已愈也如此則必愈也若告人言未愈者
則後終不愈也道法正尔不可不承信于是後人問前來
者輒告之云已愈無敢言不愈者也旬月之間乃致巨富
焉

鄴城人

北齊後主武平中和士開諷百官奏胡太后臨朝所在皆
言有狐魅截人頭髮鄴城北兩三坊元人居住時有

某家婢子年十六七獨行荷一大黃襖襖內有錦被忽逢一嫗年可五十餘面作白粧漫糊可畏以皂巾抹額四顧無人便走逐婢子脫却皂巾頭髮盡作帛髻十餘道繞束之手持一剃刀云我是狐魅汝急捨襖反走此嫗得襖趨走入東坊婢子行啼逢同州人乘馬來因問何為云狐魅奪我被襖始入東坊人馳馬往執得之蓋是人也數百人看之莫不驚笑天下有如此造妖事經略財貨毆擊垂死行者勸放之

出五行記

紇干狐尾

并州有人姓紇干好劇乘間在外有狐魅遂得一狐尾綴着衣後至妻傍側坐露之其妻私心疑是狐魅遂密持斧欲斫之其人即云我不是魅妻不信走逐至隣家隣家又以刀杖逐之其人惶思告言我戲劇不意轉欲殺我此亦妖由人興矣

出五行記

李恒

陳留男子李恒家事巫祝邑中之人往往吉凶為驗陳留縣尉陳增妻張氏召李恒恒索大盆于中置水以白紙一張沉于水中使增妻視之增妻正見紙上有一婦人被鬼把頭髮拽又一鬼後把棒驅之增妻惶思涕泗取錢十千并浴身衣服与恒令作法禳之增至其妻具其事告增增明召恒還以大盆盛水沉一張紙使恒觀之正見紙上有十鬼拽頭髮把棒驅之題名云此李恒也慙惶拜伏却還昨得錢十千及衣物便潛竄出境眾異而問增曰但以白礬画紙上沉水中与水同色而白礬乾驗之必然

出辨疑志

惠範

周有婆羅門僧惠範奸矯狐魅挾邪作蠱趨起鼠黠左道弄權則天以為聖僧賞賚甚重太平以為梵王接納弥優生其羽翼長其光價孝和臨朝常乘官馬往還宮掖太上登極後以給使出入禁門每入即賜綾羅金銀器物氣岸甚高風神傲誕內府珍寶積在僧家矯說妖祥妄陳禍福神武斬之京師稱快也

出朝野金載

史宗玄

唐道士史宗玄懷河內縣緱軻人也後度為道士矯假人也附太平為太清觀主金仙玉真出俗立為尊師故每入內奏請賞賜甚厚無物不賜授鴻臚卿衣紫羅裙帔握象笏佩魚符出入禁闥公私避路神武斬之京師士女相賀

出朝野金載

嶺南淫祀

嶺南風俗家有人病先殺雞鷩等以祀之特為修福若不差即次殺猪狗以祈之不差即決殺大軍以禱之更不差即是命也不復更祈死則打鼓鳴金于北堂至葬訖初死旦走大叫而哭

出朝野金載

賀玄景

唐景雲中有長髮賀玄景自称五戒賢者同為妖者十餘人于陸渾山中結草舍幻惑愚人子女傾家產事之紹云至心求者必得成佛玄景為金薄袈裟獨坐暗室令愚者竊視云佛放光衆皆懾伏緣于懸崖下燒火遣教人于半崖間被紅碧紗為仙衣隨風習颺令衆觀之誑曰此人也

各令著仙衣以飛就之即得成道尅日設齋食中置苜蓿
子與衆餐之女子好髮者截取為剃頭串仙衣臨崖下視
眼花恍惚推崖底一時燒殺盡取資財事敗官司來檢灰
中得焦拳尸骸數百有餘人杖殺玄宗景縣官左降出朝
野金

瀛州婦人

唐景龍中瀛州進一婦人身上隱起浮圖塔廟諸佛形像
按察使進之授五品其女婦留內道場逆帝死後不知去

處

出朝金

薛懷義

周證聖元年薛師名懷義造功德堂一千尺于明堂北其
中大像高九百尺鼻如千斛舡小指中容數十人並生夾

紵以漆之正月十五起無遮大會于朝堂掘地五丈深以
亂絲為宮殿臺閣屈竹為胎張施為棋蓋又為大像併金
剛並坑上引上詐稱從地涌出又刺牛血画作大像頭頭
高二百尺誑言薛師膝上血作之觀者填城溢郭士女雲
會內載錢拋之更相蹈藉老小死者非一至十六日張像
于天津橋南設齋二更功德堂火起延及明堂飛焰衝天
洛城光如晝日其堂作仍未半已高七十餘尺又延燒金
銀庫鍊汁流液平地尺餘人不知錯入者便即焦爛其堂
煨燼尺木無遺至晚仍更設會暴風欵起裂血像為數百
段浮休子曰梁武帝捨身同泰寺百官傾庫物以贖之其
夜規電霹靂風雨晦冥寺浮圖佛殿一時盪盡非理之事
豈如來本意哉出朝野

胡僧寶嚴

唐景雲中兩京霖雨六十餘日有一胡僧名寶嚴自云有術法能止雨設壇場誦經呪其時禁屠宰寶嚴用羊二百口馬兩匹以祭祈請經二十餘日其雨更盛于是斬逐胡僧其雨遂止

出朝野金載

胡超僧

周聖曆年中洪州有胡超僧出家學道隱白鶴山嶽有法術自云教百歲則天使合長生藥所費巨萬三年乃成自進藥于上陽宮則天服之以為神妙望与彭祖同壽改元為元視元年放超還山賞賜甚厚服藥之後二年而則天

崩

出朝野金載

調猫兒鸚鵡

則天時調猫兒与鸚鵡同器食命御史彭光覺監通示百官及天下考使傳看未遍猫兒飢遂咬殺鸚鵡以餐之則天甚愧武者國姓殆不祥之徵也

出朝野金載

駱賓王

唐裴炎為中書令時徐敬業欲反令駱賓王畫計取裴炎同起事賓王足踏壁靜思食頃乃為謠曰一片火两片火非衣小兒當殿坐教炎在上小兒誦之并都下童子皆唱炎乃訪識者令解之召賓王至教吟以寶物錦綺皆不言又賂以音樂妓女駿馬亦不語乃將古忠臣烈士圖共觀之見司馬宣王賓王欣然起曰此英雄丈夫也即說自古大臣執政多移社稷炎大喜賓王曰但不知謠識何如耳炎以謠言片片火非衣之事白賓王曰即下北面而拜曰

此真人矣遂与敬業合謀揚州兵起炎從内應書与敬業
等合謀唯有青鵝字人有告者朝臣莫之能解則天曰此
青字者十二月鵝字者我自与也遂誅炎敬業等尋敗

野金載

馮七夷

唐逆韋之妹馮太和之妻號七姨信邪術作豹頭枕以辟
邪白澤枕以去魅作伏熊枕以為冝男太和死嗣號王娶
之韋之敗也號斫七姨頭送朝堂即知辟邪之枕無效矣

出朝野金載

姜撫先生

唐姜撫先生不知何許人也常著道士衣冠自云年已數
百歲持符兼有長年之藥度世之術時人謂之姜撫先生

玄宗皇帝高拱穆清樓神物表常有昇仙之意姜撫得供
奉別承恩澤于諸州採藥及修功德州縣牧宰趨望風塵
學道者乞容立于門庭不能得也有荆岩者于太學四十
年不第居居嵩少自稱山人頗通南北史知近代人物嘗
謂撫撫簡踞不為之動荆岩因進而問曰先生年幾何撫
曰公非信士何假問年紀岩曰先生既不肯言甲子先生
何朝人耶撫曰梁朝人也岩曰梁朝絕近先生亦非長年
之人不審先生梁朝出仕為復隱居撫曰吾為西梁州節
度岩叱之曰何得誑妄上欺天子下惑世人梁朝在江南
何處得西梁州只有平西安西鎮西征西將軍何處得節
度使撫慙恨數日而卒

出詳疑志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八十八
妖妄二
...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八十九
妖妄二
...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八十九

妖妄二

李泌 紙衣師 明思遠

周士龍 李長源 雙聖燈

路神通 五福樓 魚目為舍利

自老叟為小兒 于世尊十部

捉佛光事 大輪呪 泰中幸陳僕射

鮮元龜 蔡旼 張守一

李泌

李泌以虛誕自任嘗對客教家人速酒掃今夜洪崖先生
來有人遺美酒一榼會有客至乃曰麻姑送酒与君同傾
未畢閣者白其侍郎取榼泌命倒還亦無愧色出國置
紙衣師

大曆中有一僧稱為苦行不衣繒絮布帛之類常以紙衣
時人呼為紙衣禪師代宗武皇帝召入禁中道場安置令
禮念每月一度出外人轉崇敬後盜禁中金佛事發召京
兆府決殺出辨疑志

明思遠

華山道士明思遠勤修道錄三十餘年常教人金水分形
之法并閉氣存思師事甚衆永泰中華州虎暴思遠告人
云虎不足畏但閉氣存思令十指頭各出一獅子但使向
前虎即去思遠嘗與人同行欲暮于谷口行逢虎其伴驚
思散走唯思遠端然閉氣存思俄然為虎所食其徒

于谷口相尋但見松蘿及一雙履耳

出辨疑志

太平廣記卷八十八

周士龍者婺州東陽人一辨山崗下擇墳墓之地与叔

齊名每至歲月大通門庭車馬如市人之夭壽官位

吉凶利害一切以地斷大曆五年至鄴中鄴中兵馬使姚

希晟新葬母氏于青都村士龍占其塚一年合家破至明

年希晟犯事至死鄴中之人無不驚駭相与謂之神人又

有兵馬使婁瑑舉大事遂懇祈士龍卜地前後餉千餘貫

士龍大喜遂与月餘日尋訪山原忽得一處說其地勢廻

抱是龍腹三年內必得節度使瑑因此自負歲中鄴中

軍變瑑因此謂地勢可憑便有異圖事發遂斬于軍門舉

家無復遺類

出辨疑志

李長源

李長源常服氣導引并學禹步方術之事凡數十年自謂

得靈精妙而道已成遠近輦親敬師事者甚衆洪州晝日
火發風猛焰烈後北來家人等狼狽欲拆屋倒籬以斷其
勢長源止之遂上屋禹步禁呪俄然火未轉甚長源高聲
誦呪遂有迸大飛焰光著長源身遂墜于屋下所居之室
燒蕩盡器用服玩無復子遺其餘圖錄持呪之具悉為灰
燼

出神
疑志

雙聖燈

長安城南四十里有靈母谷呼為炭谷入谷五里有惠炬
寺寺西南渡澗水緣崖側一十八里至岸謂之靈應臺臺
上置塔塔中觀世音菩薩鍊像像是六軍散將安太清鑄
造衆傳觀世音菩薩曾見身于此臺又說塔鍊像常見身
光于時長安市人流俗之輩爭往禮謁者皆負米麵油

醬之屬臺上并側近蘭若四十餘所僧及童行衣食有餘
每至大齋日送供士女動至千人少不減數百同宿于臺
上至于禮念求見光兼云常見聖燈出其燈或在半山或
在平地高下無定大曆十四年四月八日夜大衆合聲禮
念西南近臺見雙聖燈又有一六軍健卒遂自撲叫喚觀
世音菩薩步步趨聖燈向前忽然被虎披捋其見者乃是
虎目光也

出神
疑志

路神通

段成式門下騶路神通每軍設力能戴石燈鞍六百斤石
齧破石粟數十背剖天王自言得神力入場神助之則力
生常至朔望日具乳糜焚香袒坐使妻兒供養其背而拜
焉

出西陽
雜俎

五福樓

元和初陰陽家言五福太一在蜀故劉闢建五福樓符載
為文記出國史補

魚目為舍利

澤州僧洪密請舍利塔洪密以禪宗謎語鼓扇愚俗自云
身出舍利曾至太原豪民迎請婦人羅拜洪密既辭婦人
于其所處之處拾得百粒人驗之皆枯魚之目也將辭去
止中要十數番窺毡半日獲五百番其惑人也如此出此

夢瑣言

目老叟為小兒

長安完盛之時有一道術人稱得丹砂之力顏如弱冠自
言三百餘歲京都人甚慕之至于輸貨求丹橫經請益者

門如市肆特有朝士數人造其第飲啜方酣有闕者報曰
即君從莊上來欲參觀道士作色叱之坐客聞之或曰賢
即遠來何妨一見道士頓感移時乃曰但令入來俄見一
老叟鬚髮如銀昏耄偃倭趨前而拜拜訖叱入中門徐謂
坐客曰小兒愚駭不肯服食丹砂以于是都未及百歲
枯槁如斯常已斥于村墅間耳坐客愈更神之後有人私
道者親知乃云偃倭者即其父也好道術者受其誑惑
如斯嬰孩矣出玉堂閑話

于世尊

遂州巡屬村民姓于號世尊者与二女皆逆知人之吉凶
數州敬奉捨財山積鑿鑿崖壁列為佛像所費莫知紀極
節度使許公存以其妖妄召至府衙俾其射覆不中乃械

而殺之一無神異于其所居得五色文麻紐一以牛載百
馱錢帛即可知也每夜會自作河殍陀佛宮殿池沼一如
西方男女俱集念佛而已斯亦下愚之流豈術耶將有
物憑之耶

出北夢
瑣言

捉佛光寺

高燕公鎮蜀日大慈寺僧申報堂佛光見燕公判曰付馬
步使捉佛光過所司密察之誘其童子具云僧輩以鏡承
隙日中影閃于佛上由此事露擒而罪之

出北夢
瑣言

火輪呪

釋教五部持念中有火輪呪術以之救病亦不甚效然其
攝人精兔率皆狂走或登屋梁或齧瓷益閭閻敬奉殆似
神聖此輩由是廣獲金帛陵州貴平縣牛鞞村民有周達

者販鬻此術一旦沸油煎其陰以充供養觀者如堵或驚
或笑初似忘痛尋以致殂也中間昭浦說朗州有僧號周
大悲者行此呪術一旦煉陰而斃與愚所見何姓氏恰同
而其事無殊也蓋小人用道欺天殘形自罰以其事同因
而錄之

出北夢
瑣言

陳僕射

唐軍容使田令孜擅權有回天之力嘗致書于許昌為其
兄陳敬瑄求兵馬使職節將崔侍中安潛拒而不與隨後
崔公移鎮西川陳敬瑄與楊師立牛鼎羅元果以打毬爭
三川敬瑄獲頭等制授右蜀節以代崔公中外驚駭報
狀云陳僕射之命莫知誰何青城縣妖人作殍勒會窺此
聲勢偽作陳僕射行李云山東盜起車駕必幸蜀今先以

陳公走馬赴任乃樹一魁眾妖共翼之軍府未諭亦差迎候至近駟有指揮索白馬四足察事者覺其非常乃羈磨之未及旋踵真陳僕射速轡而至其妖人等悉擒縛而俟命隸川禪隱而誅之識者曰陳太師由閹宦之力無消埃之效盜處方鎮始為妖物所憑終以自貽誅滅非不幸也

出北夢瑣言

解元龜

道士解元龜本西蜀將下軍校明宗入幕自西來對于便殿進詩歌聖德自稱太白山三一道士上表乞西都留守兼三川制置使要修西京宮闕上謂侍臣曰此老耄自遠來朝比期別有異見乃為身名甚堪笑也賜號知白先生賜紫斯乃狂妄人也

出北夢瑣言

蔡旼

唐高駢鎮城都之日甚好方術有處士蔡旼者以黃白千之取尾一片研丹一粒塗半入火燒成半截紫磨金乃奇事也蔡生自負人皆敬之以為地仙燕公求之不得久而乖露乃是得藥于人眩惑賣弄為元戎殺之

夢瑣言

張守一

張守一者滄景田里人也少急墮不事生計自言能易五金以溺好利者其後貧弊不能自存乃負一柳篋鬻粉黛以資衣食流轉江淮間呂用之以妖妄見遇遂來廣陵客于蕭勝門下以不得志將捨勝去用之聞之止之曰男子以心誠期物何患無知已倘能與用之同

即富貴之事當共圖之由是為用之所為高軒見其鄙
朴常以真仙稱之及得志雖僭侈不及用之貪冒之心
特甚二都建為左鎮鄒軍使累轉檢校左僕射其禮敬
次于用之每話道過酌自旦及暮不能自捨誑惑之計
与用之常相表裏以故數年其事不泄光啓二年偽朝
授守一德州刺史明年渤海以閩川奏守一事未受而
敗及從楊行密入城又請為諸將合大還丹藥未就會
有康知柔者本鄭昌圖家吏昌圖判戶部以知柔為發
使運院胥五諷嘗得罪于知柔鞭之楊行密入城諷遂
發知柔賍罪二十餘事至是諷及知柔俱繫于軍候獄
知柔素与守一善曰願入財以贖罪守一即白于楊公
公以守一知柔洎諷事跡皆不可原遂命就獄殺之

出效
亂志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八十九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九十九
妖妄三
董昌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九十九

妖妄三

呂用之

諸葛殷

董昌

呂用之

呂用之鄱陽安仁里細民也性桀黠略知文字父璜口貨

茗為業來往于淮浙間時四方無事廣陵為歌鍾之地

富商大賈動逾百數璜明敏善酒律多與群商遊用之年

十二三其父挈行既慧悟事諸賈皆得歡心時或整履搖

箠居家與奴婢居數歲璜卒于家乾符初群盜攻剽州里

遂他適用之既孤且貧其舅徐魯仁調給之歲餘通于魯

仁室為魯仁所逐因事九華山道士牛弘微弘微自謂得

道者也用之降志師之傳其驅役考召之術弘微既死用

之復客于廣陵遂殺中布褐用符藥以去易衣食歲餘承

相劉公節制淮左有盡道寔法者逮捕甚急用之懇遂南渡江時高駢鎮京口召致方伎之士求輕舉不死之道用之以其術通于客次逾月不召詣渤海親人俞公楚公楚奇之為儒服目之曰江西呂巡官因問薦于渤海及召試公楚与左右附會其術得之驗尋署觀察推官仍為制其名因字之曰無可言無不可也自是出入無禁初專方藥香火之事明年渤海移鎮用之固請戎服遂署右職用之素負販父客廣陵公私利病無不詳熟鼎鼐之暇妄陳時政得失渤海益奇之漸加委仗先是勅海舊將有梁潛陳拱馮綬董僅公楚禮婦日以踈退渤海至是孤立矣用之乃樹置私黨窺伺動息有不可去者則厚以金室悅之左右群小皆市井人見利忘義上下相蒙大逞妖妄

仙書神符元日無之更迭唱和罔知愧耻自是賄賂公行條章日紊煩刑重賦率意而為道路怨嗟各懷亂計用之懇其竊發之變因請致巡察使採聽府城密事渤海遂承制授御史大夫克諸軍都巡察使于是召募府縣先負罪停廢一吏陰狡兇狠者得一百許人厚其官備以備指使各有十餘丁縱橫閭巷間謂之察子至于士庶之家呵妻怒子密言隱語莫不知之自是道路以目有異已者縱謹靜端然亦不免其禍破滅者數百家持校之中累足屏氣

烏出妖

諸葛殷

高駢嬖吏諸葛殷妖人呂用之之黨也初自鄱陽將詣廣陵用之先謂駢曰玉皇以令公久為人臣機務稍曠獲謹

于時君輒遣左右一尊神為令公道中羽翼不久當降令
公善遇欲其不去亦可以人間優職庶之明日殷果來遂
中謁見駢于碧筠亭妖形鬼態辨詐蜂起謂可以坐召神
仙立變寒暑駢莫測也俾神靈遇之謂之道葛將軍也每
從容酒席間聽其鬼怪之說盡日忘倦自是累遷監鉄劇
職聚財數十萬繕其兇邪陰狡用之蔑如也有大賈周師
儒者其居處花木樓榭之奇為廣陵甲第殷欲之而師儒
拒焉一日殷謂駢曰府城之內當有妖起使其得志非水
旱兵戈之匹也駢曰為之奈何殷曰當就其下建齋壇請
靈官鎮之殷即指師儒之第為處駢命軍候驅出其家是
日雨雪驟降泥淖方盛執事者鞭撻迫蹙師儒携挈老幼
匍匐道路觀者莫不駭愕殷遷其族而家焉殷足先患風
疽病至是而甚每一躁癢命一青衣交手把搔血流方止
駢性甚嚴潔甥姪輩皆不得侍坐唯与殷款曲未嘗不廢
寢忘餐或促膝密坐同杯共器遇其風疽忽發即恣意搔
捫指爪之間膿血沾染駢与之飲啗魯無難色左右或以
為言駢曰神仙多以此試人汝輩莫介意也駢前有一犬
子每聞殷腥穢之氣則來近之駢怪其馴殷笑曰某常在
大羅宮中玉皇前見之別來有數百年猶復相見其虛誕
率多如此高虞常謂人曰爭知不是吾滅族冤家也殷
性躁虐知揚州院來兩月官吏數百人鞭背殆半光啓二
年偽朝授殷兼御史中丞加金紫及城陷竄至灣頭為邏
者所擒腰下獲黃金數斤通天犀帶兩條既縛入城百姓
皆衆觀交唾其面燭其鬚髮頃刻都盡獄具刑于下馬

橋南杖至一百餘絞而未絕會師鐸毋自子城歸家經過
法所遂扶起避之復蘇于橋下執朴者尋以巨木踣之騶
殿過決罰如初始殷之過也驕暴之名尋布于遠近其族
人競以謹慎戒殷殷曰男子患于不得遂志既得志當須
富貴自處人生寧有兩遍死者也至是果再行法及棄尸
道左為仇人刺其目斷其舌兒童輩以瓦礫投之須臾成
峯

出妖

志

又

高駢末年惑于神仙之說呂用之張守一諸葛殷等皆言
能役使鬼神變化黃白駢酷信之遂委以政事用之等援
引朋黨恣為不法其後往往亦慮多言者有所漏洩因謂
駢曰高真上聖要降非難所患者學道之人真氣稍

虧靈遂絕駢聞之以為信然乃謝絕人事屏棄妾媵
賓客將吏無復見之有不得已之故則先遣沐浴齋戒詣
紫極宮道士夜除不祥謂之解穢然後見之拜起終終已
復引出自此內外擁隔紀綱日紊用之等因大行威福傍
若無人歲月既深根蒂遂固用之自謂磻溪真君張守一
是赤松子諸葛殷稱將軍有一蕭勝者謂之秦穆公駢馬
皆云上仙遣來為令公道侶其鄙誕不經率皆如此江陽
縣前一地祇小廟用之貧賤時常與妻寓止其舍凡所動
靜禱而後行及得志謂為真助遂修崇之迴廊曲室粧樓
寢殿百有餘間土木工飾盡江南之選每軍旅大事則以
少牢祀之用之守一皆云神遇駢凡有密請即遣二人致
意焉中和元年用之以神仙好棲居請于公解邸北跨河

為迎仙樓其斤斧之聲晝夜不絕費數萬緡半歲方就自成至敗竟不一遊高鑄儼然以至灰燼是冬又起延和閣于大廳之西凡七間高八丈皆飾以珠玉綺窓繡戶殆非人工也每旦焚名香列異宝以祈王母之降及師鐸亂人有登之者于藻井垂蓮之上見二十八字云延和高閣上千雲小語猶疑太一聞燒盡降真无一事開門迎得畢持軍此近詩妖也用之公然云与上仙来往每對駢或叱咄風雨頓揖空中謂見群仙来往過于外駢隨而拜之用之指畫紛紜畧無愧色左右稍有異論則死不旋踵矣見者莫測其由但搏膺不敢出口用之忽云后土夫人靈仇遣使就某借兵馬并李荃所撰太白陰經駢處下兩縣率百姓葦席數千領画作甲馬之狀遣用之于廟庭燒之以五采牋寫太白陰經十道置于神座之側又于夫人帳中塑一綠衣年少謂之韋郎廟成有人于西廡棟上題一長句詩曰四海干戈尚未寧謾勞渤海寫儀形九天玄女猶無信后土夫人豈有靈一帶好雲侵鬢綠兩行魏岫拂眉青韋郎年少耽閑事案上休看太白經好事者競相傳誦是歲詔于廣陵立駢生祠并刻石頌差州人採碑材于宣城及至楊子院用之一夜遣人窵以健牯五十牽至州南鑿垣架濠入城內及明柵緝如故因令楊子縣申府昨夜碑石不知所在遂懸購之至晚云被神人移置街市駢大驚乃于其傍立一大木柱上以金書云不因人力自然而至即令兩都出兵杖鼓樂迎入碧筠亭至三橋擁開之處故埋石以礙之偽云人牛拽不動用之朱篆數字帖于碑上

須臾去石乃行觀者互相謂曰碑動也識者惡之明日楊子有一村嫗詣知府判官陳牒云夜來里骨借耕牛牽碑誤損其足遠近聞之莫不絕倒比至失守師鐸之衆竟自壞垣而進常與丞相鄭公不叶用之知之忽曰適得上仙書宰執之間有陰圖令公者使一俠士來夜當至駢驚悸不已問計于用之用之曰張先生少年時嘗學斯術于深井里聶夫人近日不知肯更為之否若有但請此人當之無不盡粉者駢立召守一語之對曰老夫久不為此戲手足生踈然為令公有何不可令駢衣婦人衣匿于別室守一寢于駢卧內至夜分擲一銅鉄于階砌之上鏗然有聲遂出皮囊中亂血洒于庭戶簷宇間如格閉之狀明日駢泣謝守一曰蒙仙公再生之恩真枯骨重肉矣乃躬輦金

玉及通天犀帶以酬其勞江陽縣尉薛失其名亦用之黨也忽一日告駢曰夜來因巡警至后土廟前見無限陰兵其中一人云為我告高王夫人使我将兵數百萬于此界遊弈幸王無慮他寇之侵軼也言畢而沒群妖聞之大喜悅競以金帛遺之未久奏薛六合縣令用之又以木刻一大人足長三尺五寸時久雨初霽夜印于后土廟殿後栢林中及江陽縣前其跡如較力之狀明日用之謂駢曰夜來有神人聞于夫人廟中用之夜遣陰兵逐之已過江矣不尔廣陵幾為洪濤駢駭然遂以黃金二十斤以餉用之後駢有所愛馬死圍人思得罪求救于用之用之乃又見駢曰隋將陳陳果仁用之有事命至淮海果仁訴以無馬令公大鳥駢良馬名且望一借頃刻既吏報云大鳥忽汗發

駢徐應之曰吾已借陳司徒矣俄而即告斃初蕭勝納賄于用之求知鹽城監駢以當任者有績與奪之間頗有難色用之曰用勝為鹽城者不為勝也昨得上仙書云有一寶劍在鹽城井中須一靈官取之以勝上仙左右人欲遣去耳駢悅仰許之勝至鹽數月遂匣一銅匕首獻于駢用之稽首曰此北帝所佩者也得之則百里之內五兵不敢犯駢甚異之遂飾以宝玉嘗置座隅時廣陵久雨用之謂駢曰此地富有火災郭邑之間悉合灰燼近日遣金山下毒龍以少雨濡之自此雖無大段燒焚亦未免小小驚動也于是用之每夜密遣人縱火荒祠壞宇無復存者駢嘗授道家祕法用之守一無增焉因刻一青石如手板狀隱起龍蛇成文字玉皇授白雲先生高駢潛使左右置安

道院香杪上駢見之不勝驚喜用之曰玉皇以令公焚修功著特有是命計其鸞鶴不久當降某等此際譎限已滿便應得陪幢節同歸真境也他日瑤池席上亦是人間一故事言畢歡笑不已遂相與登延和閣命酒肴極歡而罷後于道院庭中刻木為鶴大如小駟羈轡中設機候人或逼之奮然飛動駢嘗羽服跨之仰視空闊有飄然之思矣自是嚴齋醮飛鍊金丹費耗資財動逾萬計日居月儲竟

無其驗

出妖
亂志

董昌

董昌未僭前山陰縣老人偽上言于昌曰今大王善政及人願萬歲帝于越以福兆庶三十年前已聞謠言正合今日故來獻其言曰欲識聖人姓千里草青青欲知聖人

名曰從曰上生昌得之大喜因謂曰天命早已歸我我所為大笑乃贈老人百緡仍免其征賦遂先遣道士朱思遠立壇場祭上帝忽一夕語人云天符降于雨中有碧紙朱文其文又不可識思遠言天命命興董氏又有王守真者俗謂之王百藝極機巧初立生祠雕刻形像塑續官屬及設兵衛狀若鬼神皆百藝所為也妖偽之際悉由百藝幻惑所致昌每言我得兔子上金林讖也我叩生來年歲在卯二月二日亦卯即卯年卯月卯日仍當以卯時萬世之業利在于此乾寧二年二月二日率軍俗教萬人僭袞冕儀衛登子城門樓赦境內改偽號羅平國年號天冊自稱聖人及令官屬將校等皆呼聖人萬歲俯而言曰云詞畢復欲舞蹈昌乃連聲止之曰卿道得

許多言語壓得朕頭疼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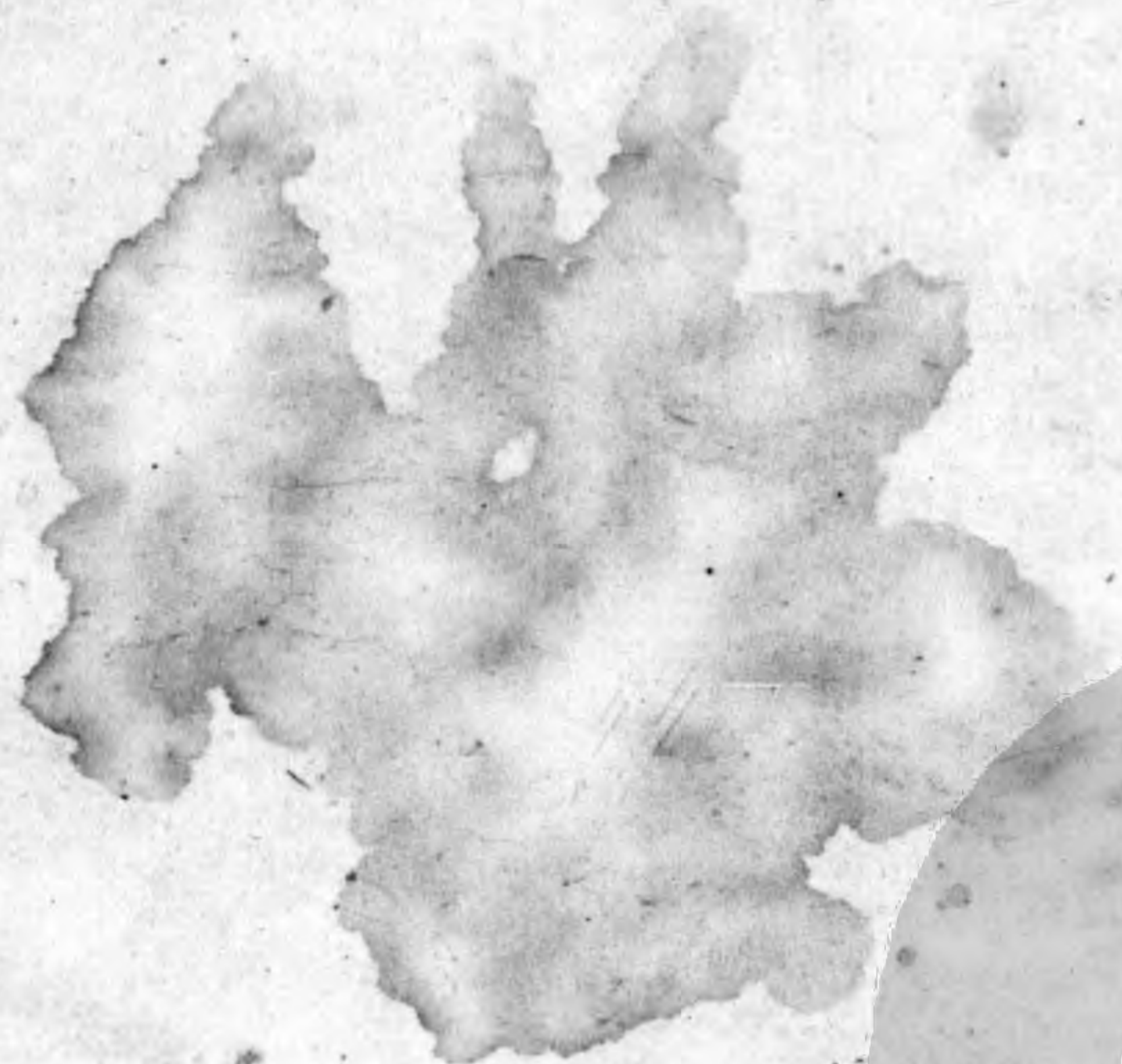
緣土人所製天冠稍重故有此言

時人聞者皆

大笑之

出會稽錄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九十



Handwritten text in the right margin, likely a page number or chapter indicator, written vertically in black ink.

Main body of handwritten text in vertical columns, contained within a rectangular border. The text is written in black ink on aged paper.



